



蛾術編十二

說人九十

說物一二

イ 5
500
12



新編文
書物那

東坡先生
學樓圖

15
500
12

波
4
12

蛾術編卷五十九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楸惠校刊

說人九

鄭氏冢墓

水經澠水注澠水逕高密縣故城西水西有雁阜阜上

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冢石碑猶存鶴壽案水經注作澠

也先生蓋
誤據俗本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河南道密州高密縣鄭康成墓在

縣西七十里

戊子編

卷五十九

世楷堂

樂史太平寰宇記河南道密州高密縣鄭康成墓在縣西北十里康成者縣人也高士傳曰袁紹屯官渡請康成隨營不得已載病至魏郡元城病篤卒葬于劇東後以墓壞歸葬礪阜礪阜在高密城西北十里唐貞觀十一年詔去葬四十步禁樵採焉案密州後為京東東路樂史在宋初尚沿唐制故屬河南道寰宇記又云康成移葬于礪阜墓側有稻田十萬頃斷水造魚梁歲收億萬號萬疋梁鶴壽案高士傳謂康成其始葬于劇東漢臨朐縣西南當川國亦有劇縣在今昌樂縣西康成葬處則在今益都縣東礪阜當從水經注作礪阜厲正字也礪俗字也禹貢云厲砥砮丹唐石經作礪係衛包所改釋元應衆經音義作砮此假借字猶勉有苦葉云深

則厲說文作砮此亦假借字也樂史生于宋代故引高士傳作礪耳
 于欽思容齊乘鄭康成祠墓在膠州高密縣西北五十里劉宗山下山產磨石古礪阜也水經亦謂之碑產山墓前有廟廟南有唐開元碑縣西有鄭公鄉孔北海告高密縣所立者劇東舊葬地即今益都府東五十里鄭墓店因高密有鄭公鄉土人譌為鄭母云鶴壽案水經注先言維水歷碑產山次言逕厲阜于欽并而為一非是

鄭氏碑碣

晉隱逸傳戴逵字安道譙國人總角時以雞卵汁澀白瓦屑作鄭康成碑又為文而自鐫詞麗器妙時人莫不

驚嘆御覽卷五百四引此作晉中興書

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劉子元奏議趙商作鄭先生碑銘案酈道元所稱石碑或即晉書御覽所載戴逵誤劉子元所稱碑銘則趙商誤于欽所稱碑則開元中誤而朱竹垞曝書亭集別稱萬歲通天初密州刺史史承節誤銘云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奧祕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則與前五處所載皆非一種竹垞從全篇中摘此八句乎抑但得其零句乎奧博誠不可及但絕不言出何書徒以奧博使空疏者震伏而已若子之學則不倚搜獵僻祕為事偶有所得

必舉所出以示後人

鶴壽案史承節碑文朱氏經義攷中載之其略曰公造太學受業師

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林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攝齊問道摠衣請益去山東而入關右因盧植而見馬融攷論圖緯精通禮樂及黨事起遂杜門不出隱修經業于是鉞左氏之膏肓起穀梁之廢疾發何休之墨守陳元李育技論古今劉瓛范升憲章文義何進延于几杖經宿而逃袁隗表為侍中緣喪不赴孔融之相北海屣履造門陶謙之牧徐州師友折節比商山之四皓鄉曰鄭公類東海之于君門稱通德漢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公乃以病自乞還家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公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賊數萬見公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公大會賓客乃延升上座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溫偉客多豪俊竝有才說見公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說異端百家互起公依方辨荅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歎服門人相與誤公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公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祿又著天

文七政論魯禮禘祫議六莪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聞宗之公後夢孔子告曰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知命當終有頃寢疾享年七十有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纒經赴會者千餘人乃葬于高密縣城西北一十五里礪阜山之原嗚呼哀哉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行至州見高密父老請為文因為之銘今案范蔚宗後漢書其筆力單弱已遠不及班氏今觀碑文直鈔本傳略為改易而文筆之平庸不堪言狀史承節雖係初唐人亦不應至此其為假託無疑

鄭氏後裔

本傳康成惟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荅曰不見文王口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鳩之案三國志注

引別傳小同丁卯日生康成以丁卯歲生故名小同與傳異康成七十以後見一子隕于非命已為可傷身後孫又被醜然益恩之赴難義也司馬昭志在篡魏小同見忌以死忠也昭與鄭氏為讎而娶王肅女子炎遂代魏宜鄭學厄于魏晉間鶴壽案後漢孔融傳云舉融為北海相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黃中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融迫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劉備益恩赴難蓋在是時左氏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日命之曰同莊公與桓公同日小同與康成一在丁卯日一在丁卯年不能盡同是為小同康成之命名即本于春秋手文似已之說非是三國志注引魏名臣奏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祿敘爵莫美于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

之治復命其允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
 大司農北海鄭康成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
 皇帝旌錄先賢拜康成嫡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
 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
 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
 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閒
 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
 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

鶴壽案阮孝緒七錄有禮義四卷魏侍中鄭小

同誤隋經籍志有鄭志十一卷亦小同所撰則學綜六經信矣甘露三年詔為五更則行著鄉邑信矣

魏志高貴鄉公紀正元二年九月講業尚書終賜執經

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甘露三年八
 月詔曰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必有三老五更以
 崇至教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
 同温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案
 康成戒子書七十後所作小同為益恩遺腹康成所命
 名則其生當為建安三四年至甘露三年約年六十外
 故為五更

劉肅大唐新語開元初左庶子劉子元奏請廢鄭注孝
 經依孔注子元爭論頗有條貫會蘇文吏拘于流俗不
 能發明古義竟排斥之深為識者所嘆梁載言十道志

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康成遭黃巾之難客于徐州
 今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其序曰僕避難于南城
 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
 經蓋康成允孫所作也案小同雖冤死其後未必不蕃
 孝經注引偽古文尚書兩條當係東晉偽古文已盛行
 後所作則以為康成允孫作似確梁載言所說南城山
 與段成式謂康成避難不其城南山似合然注孝經自
 在費縣則允孫所寓即康成故居也鶴壽案本傳言康成注孝經隋志但
稱孝經一卷鄭氏注新舊唐書則皆稱鄭元注然劉知幾謂孝經非元所注其驗十有二條陸德明曰鄭志及中經簿無此書惟中朝穆帝講習孝經云以鄭元為主檢孝經注與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王應麟曰通儒皆

驗其非然尚不知鄭氏之為小同

鄭氏古蹟

初學記引別傳北海有鄭康成儒林講堂李石續博物志同

御覽卷四十二引三齊記略曰鄭康成刊注詩書棲于

鬻山今山有石井不竭

太平寰宇記河南道密州高密縣西有鄭康成宅亦曰

鄭城鶴壽案康成高密人高密故城在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後漢屬北海郡康成宅在故

城南初學記所謂講堂即在康成宅也鬻山在今濟南府淄川縣東北十里德會水出焉東去高密縣三百

餘里

于欽齊乘論古堂宋政和中濰州太守安陽縣公所構
 論古堂碑云學術如運紛庸譚郎宗鄭康成等皆足以
 振揚英聲扶持風教接邦人于道哀其像而繪之名其
 堂曰論古掖縣主簿劉杲卿文

于欽齊乘大小二勞山在卽墨東南六十里不其山在
 卽墨東南四十里皆鄭康成講學之地文澤涵濡艸木
 爲之秀異千載之下第茅塞焉深可嘆已又鬻山在般
 陽府北十里三齊記略云鄭康成刊注詩書樓遲此山
 上有古井卽今鬻堂嶺與長白山相連元遺山濟南行
 記謂因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謂之鬻堂蓋未見古圖

經耳稻城在高密西南濰水堰側春秋稱琅邪之稻自
 漢有塘堰蓄濰水以溉稻因名其城郡國志亦謂之鄭
 城康成故宅在此有稻田萬頃斷水造魚梁歲收億
 萬號萬疋梁今其遺蹟鞠爲榛莽矣案寰宇記以萬疋
 梁在康成墓側而于欽謂在故宅傍似于說是鶴壽案漢琅邪
 郡有不其縣故城在今山東萊州府卽墨縣西南二十
 七里不其山在今縣東南二十里西北去高密百餘里
 黃巾寇青州康成避難于此勞山在今縣東南六十里
 濱海大勞山與小勞山相連高二十五里周八十里晏
 謨齊記所謂太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是也琅邪郡又
 有稻縣明帝封鄧震爲侯國故城在今高密縣西南其
 北與康成宅相近水經濰水注云濰水逕高密縣故城
 南縣南十里蓄以爲塘溉田一項當卽指萬疋梁也又
 云濰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又北水西有厲阜阜
 上有鄭康成冢觀此則知稻城在高密西南康成墓在

高密西北寰宇記失其實矣

御覽卷四十二孝經鄭氏序僕避難南城山注孝經康成允孫也今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圍五丈俗云是康成允孫注孝經處寰宇記河南道沂州費縣南城山後漢康成允孫注孝經于此于欽齊乘南成城在費縣南百餘里齊檀子所守漢侯國屬東海因南成山而名漢末黃巾之亂鄭康成避難此山有注經石室案欽誤以康成允孫為康成鶴壽案太平御覽引後漢書云鄭元漢末遭黃巾之難客于徐州南城山下亦引後漢書而以為康成允孫所注今案漢東海郡有南成縣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北七十里即子游為宰之南武城也御覽所引蓋袁山崧華嶠

等後漢書

仁和沈廷芳隱拙齋詩集內有謁漢經師北海鄭康成祠堂聯句礪山三百尺廷芳上有司農墓馬鬣志舊封成螭碑見新仆層沙鬱坡陀廷芳斷壠莽回互堂基巋然存城温偉誰所塑裳衣漢冠佩廷芳俎豆古師傅高覺儼嗟城峨城巨棟漢丹堊柏賸虬榦推廷芳松老龍鱗護賢關此同尊城叢祠詎比數公功在遺經廷芳祖德克追步公為崇八世道東慨餞別城身退遠黨錮殘攬秦火燼廷芳闕補魯壁誤百家屈論難城異代發箋注絳帳擴庭授廷芳黃巾拜塗遇豈作袁紹賓城堪曳孔融屨安居謝詔聘廷芳易

簣驚夢語山頽儀型城廟食典禮具累朝崇大儒廷

勝國徹兩昨今逢右文時城復竝諸哲耐享桑梓烝嘗

廷芳侑子姓合聚炳節三世承城○公子益恩死黃巾之

祠中竝配饗焉盛業千秋布適來當清和廷展謁彌祇懼紆轍

慰曩情城辦香達中悵肅薦湖汜毛廷載酌尊壘酷願

就弟子列城竊比太守故持旌重徘徊廷負笈愧馳騫

幸獲樊籬窺城庶幾舟筏渡徒御回斜陽廷村墟起遠

霧顧瞻通德門城脈脈有餘慕廷

鄭氏崇祀

小學紺珠魏文帝旌表二十四賢杜喬張奐向詡陳蕃

施延李膺朱寓杜密韓融荀爽房植姜肱陳球王暢申

屠蟠張儉鄭康成冉璆李固郭泰朱穆魏朗徐穉皇甫

規而一重二良書書之木善下出

唐六典凡教授之經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春秋

毛詩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為一經孝經論語老子

學者兼習之諸教授正業周易鄭康成王弼注尚書孔

安國鄭康成注三禮毛詩鄭康成注左傳服虔杜預注

公羊何休注穀梁范甯注論語鄭康成何晏注孝經老

子竝開元御注舊令考經孔安國鄭康成注老子河上

公注會館對表良德二十一年

舊唐書禮儀志貞觀二十一年詔曰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總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儒學傳范甯下無賈逵此下云二十一人竝用其書垂于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太宗紀所載略同而亦作二十一人無賈逵一書而一事三見舊唐書之未善于此可見

鶴壽案禮儀志云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顏子配座今其像立侍配享十哲弟子雖復列像廟堂不預享祀謹檢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賢猶霑從祀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賢之上七十子請準舊都監堂圖形

十壁兼為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曾參等道業可崇獨受經于夫子望準二十二賢預饗敕改顏生等十哲為坐像悉預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塑像坐于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于廟壁上今案上言二十賢下又言二十二賢太宗紀儒學傳又言二十一人可見修書者之失于檢點所以參錯不齊其實賈逵必在內當以二十二人為是

齊乘鄭康成大司農高密人宋封高密伯梓桐山在般陽府城東十餘里有鄭康成廟金末燬于兵乙卯歲淄川令張孚重修

鄭氏品藻

本傳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

紘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康成括囊

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

歸王父豫章君每攷先儒經訓而長于康成范蔚宗祖父名甯字

武子晉武帝時為豫章太守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

徒竝專以鄭氏家法云贊曰元定義乖褒修禮缺孔書

遂明漢章中輟孔書六經也中輟謂曹褒禮不行也案漢大臣曹褒手定

典禮此贊抑褒以揚鄭言褒不能成漢禮而康成定孔

書可傳百世蔚宗之尊鄭至矣鶴壽案馬融謂鄭生今去吾道東矣何休謂康

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此品藻鄭氏之始也以見本傳故不復贅

王嘉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

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

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

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及鄭康成

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贏糧而至如細流之赴

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案經神學海朱

勝非紺珠集引之

御覽卷六百八孔融與諸卿書曰鄭康成多臆說人見

其名學為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

此文近為妄矣若子所執以為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

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案孔融尊崇康成特至何得有如許妄譚

三國志注引邴原別傳邴原欲遠游學詣安邱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荅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徙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某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某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邴原自遼東反國講述禮樂吟詠詩書

時鄭康成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頤志澹泊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案原北海朱虛人與康成為同郡鶴壽案孫嵩字賓實安邱人康成本傳云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漢安邱縣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安邱縣西南十二里屬北海郡朱虛縣故城在今臨朐縣東六十里亦屬北海郡安邱在東南朱虛在西北兩地相接至康成居高密縣更在安邱東南邴原若從朱虛至高密必先經安邱而曰鄉里鄭君何也朱虛去安邱無過百里而又曰躡徙千里作傳者隨便寫出耳

二國志注引張璠漢紀鄭泰字公業為尚書侍郎奉車都尉董卓專權泰語卓曰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

御覽卷六百十八穎容春秋釋例曰漢興博物洽聞著述之士前有司馬遷揚雄劉歆後有鄭眾賈逵班固近卽馬融鄭康成

朱勝非紺珠集引雞蹠集云王弼注易刻木偶爲鄭康成像見其所誤輒呵斥之案雖屬笑端如弼之妄此事容或有之

顏之推家訓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康成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縣見排盛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舊唐書元行沖傳行

沖釋疑論曰卜商疑聖納誚于曾與木賜近賢貽嗤于武叔自此之後唯推鄭公王粲稱伊洛已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于其集以上亦見新唐書儒學元澹傳王應麟困學紀聞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康成尚書事今僅見于唐元行沖釋疑案王粲何物故駁鄭學自屬亂道所不待言鄴下諸儒荅崔文彥之言是也而顏之推不通經反以爲譏何哉粲之駁幸已不傳而元行沖王應麟皆俗學猶津津樂道之

謬矣鶴壽案古來譽鄭者不可枚舉而毀鄭者亦不可枚舉其實解經立論但求其是互相攻駁豈有窮期先生斥張融王粲為妄人元澹王邵為俗學吾不得而知之乃以王伯厚之淵博議論又極平允非鄭樵羅泌輩所比而亦以俗學譏之過矣

劉知幾史通鄭元王肅述五經而各異舊唐書元行沖傳著釋疑論曰小戴之禮行于漢末馬融注之時所未觀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為說解代不傳習鄭因子幹師于季長屬黨錮獄起師門道喪康成于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謀而猶緝述忘疲聞義能徙具于鄭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窺覽猶遵覆轍頗類刻舟王肅因之重茲開釋或多改駁仍案本篇又

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扶元義乃易前編自後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佃增草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又曰子雍規元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為肅繆詔王學之輩占荅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登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且聖證論王肅酬對疲于歲時又曰王肅改鄭六十八條張融覈之將定臧否融稱元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于元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元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元慮之失也及服虔釋傳未免差違後代言之思宏聖意非謂揚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

用心願聞其過故仲尼曰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故王邵史論曰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惟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于鄭服甚憤憤鄭服之外皆離也以上王邵語亦略見新唐書儒學傳案鄭定義乖孔書遂明而叛者蠶起如陽德甫升陰慝旋作至王肅忌鄭名高欲取而代聲執尤劇當曰鄭氏門人孫炎王基申鄭難王而王肅門人孔晁又申王難鄭南齊書史臣曰西京儒士莫

有獨擅東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竝軌故老以為前修後生未之敢畏而王肅依經辨理與鄭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晉代南齊書此係最為中肯肅于學術之中行其忌忤可謂小人又因其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以外孫崇奉其外祖著述假戚畹以得行其亦可羞甚矣今幸肅注各經皆不傳而其駁鄭之書名聖證論者亦隋志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唐志作十一卷惟元行冲述其緣起頗詳行冲因鄭禮學尤名世故以禮記發其實見疏中者各經皆有如禮記疏引聖證論馬昭援穀梁

傳以荅王肅難之類未暇條舉姑就尚書舉之如堯典四仲王云鄭智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為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見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舜典殛鯀王云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而殛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為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迂亦甚哉禹貢五服王云賈馬既失其實鄭元尤不然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蒸民曰揉此萬邦豈

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執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采合二事亦為謬矣禹之功在于平治山川不在于拓境擴土土地之廣三倍于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元剏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四國甘心三方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

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也司馬遷以諸小數皆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于堯不殊得之矣凡如此類皆聖證文辨詳後案

鶴壽案王肅作聖證論以譏短康成當時東州大儒孫叔

然駁而釋之惜其語無一存者聖證論不傳隋以前鄭學盛行入皆略之馬昭難王申鄭其說亦不傳蓋宋人多從肅議恐昭之發其覆也惟郊特牲疏引馬昭申鄭曰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日至祭天于地上之圜止不言郊則非祭郊也凡地上之圜皆

帝于郊服袞服乘素車建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園正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禮俗未嘗相變而試三君季氏舞八佾旅于泰山婦人鬻而相帛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正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祭法疏引馬昭申鄭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稷太姒夢大人接而生文王中侯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于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馬昭之說僅存此二條而已

元行冲不喜鄭學其云于竄伏中靡所諮謀似謂康成逃難著述未能徧訪通儒洵屬妄譚至謂具鄭志百餘科則意者康成每援不知蓋闕之義以荅人不欲強說

邢果爾益見鄭學之精張融王邵皆妄人也融之案經論詰自必助王詛鄭邵愛王肅杜預之自開門戶以守鄭服章句爲非此等一派妄譚行沖皆若深有取焉是誠何心哉

聖證者以聖人之言爲證而駁鄭也其證何在曰惟家語南齊書云爰興聖證據用家語是也攷王肅孔氏家語序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攷其上下義理不安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于人乃慨然而嘆曰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

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闢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誤經禮申明其意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者仲尼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斯文已傳于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相與明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閱此不覺令我失笑肅竟謂鄭

學為孔氏枳棘故出一腔不得已苦心闢而去之又謂
 天不欲喪斯文故特命其闢鄭學此種是趙宋人口吻
 不意肅已為作俑矣漢藝文志本之劉歆七略載孔子
 家語二十七卷是西漢原有家語而顏師古注云非今
 所有家語王應麟誤攷證引馬昭云今家語王肅增加
 非鄭康成所見尚書偽孔序疏云家語則王肅多私定
 禮記王制七廟一條疏載王肅引家語駁鄭而曰家語
 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蓋古本家語人罕見者
 肅遂假而託之詭言得之孔猛酈道元無識故水經注
 謂王肅序孔子二十二世孫孔猛出先人書家語其實

非也王魯齋家語攷云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

記割裂織成之

取賈誼新書亦多
魯齋遺漏未舉

孔安國後序亦肅自

為也肅既偽造此書又自為注而即引以自證其駁鄭

之妄說豈知仍不足以欺天下後世邪

鶴壽案尚書孔
氏古文東晉梅

蹟所獻實係王肅偽造細案其文乃句句勦襲古書湊
成者家語亦然蓋集用諸書而雜以己意以為難鄭張
本近人已搜其根
抵而作疏證者矣

孝經疏鄭康成以祭法有周人禘嘗之文遂變郊為祀
 感生帝魏王肅注論駁之馬昭抗章固執敕博士張融
 質之融稱周人祀昊天于郊以后稷配周禮園丘則孝
 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下祀地安得復有祀帝嘗于

園正祀稷于蒼帝之禮乎肅說為長王義具聖證論鄭義具三禮義宗案此條亦見玉海

晉儒林傳董景道字文博宏農人三禮之義專導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

劉勰文心雕龍序云敷贊聖旨莫若注經馬鄭諸儒宏之已精

北史袁翻傳正始初議明堂曰鄭康成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竝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

梁蕭統昭明太子集夾鍾二月啓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元之逸氣

英華卷七百十楊炯送徐錄事詩序云書有萬覽之者鄭元

虞世南北堂書鈔典論曰北海鄭元學之淵府案典論不知何書恐非即魏文帝所誤

歐陽詢藝文類聚隋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云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

劉知幾史通韓戴服鄭鑽仰六經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

杜牧樊川文集池州李使君書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康成輩為注解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

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挈置數子坐于游夏之位若使康成輩解釋不足為師要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為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為學假使聖人復生亦即隨而猾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

鶴壽案池州即今安徽池州府治貴池縣杜牧嘗為池州太守子荀鶴家于其地今府城西門外一里尚有杜公祠及杏花村在焉

英華卷六百九十引皮日休移成均博士書云周官得鄭康成觀其微言鉅其大義幽者明于日月奧者廓于天地

新唐書禮樂志自周衰禮樂壞于戰國而廢絕于秦漢

興六經在者皆錯亂散亡雜為諸儒方共補緝以意解詁未得其真而讖緯之書出以亂經矣自鄭元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此牽惑歿溺而時君不能斷決以為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由是郊邱明堂之論至于紛然而莫知所止攷唐志出歐公手故其言如此與傳出宋祁手啖助等論截然不同呂祖謙宋文鑑林希書鄭康成傳後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于禮自堯舜以來積于三代周之所以為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于火學士腐于坑天下之口不復敢言仁義先王之道不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時耆儒老叟所遺及漢世口諷

手傳或山巖野壁之閒收拾缺編折冊朽蠹斷絕之餘
 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蓋其初不經于聖人之
 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少有譌誤豈能免也
 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鈎聯瀆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
 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為入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
 者鄭氏也其于法制更為章明獨失之者緯也然當夫
 壞之後聖人不世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
 難哉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為一家之小
 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詞則薄于經術抑不思其所為
 功者雖康成猶有所不敢盡况無康成哉當漢之末姦

雄競起康成身出禁錮四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脫一身
 于汚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黃巾望而拜不入其境嗟
 夫歷千百年及此者乃幾人尚敢輒訕康成哉若康成
 者可謂賢矣鶴壽案歐陽永叔患識緯之亂經當上書
 乞詔名儒學官取九經疏中引用緯書者
 悉刪去之禮樂志又云禮曰以禮祀昊天上帝此天
 也元以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于四郊
 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元以為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
 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
 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唐初貞觀禮冬至祀昊天
 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祈
 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至
 高宗時禮官以謂太史園丘祭昊天上帝非耀魄寶可知
 魄寶在壇第一等則昊天上帝非耀魄寶可知而祠命
 及顯慶禮猶著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
 與禮官等議曰六天出于緯書而南郊園丘一也元以
 為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元皆以為祭太微五帝

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元謂周祭感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由是盡黜元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亨皆祭昊天上帝此段議論乃康成注經最純繆處先生但引其大略而不引

朱子大全集書乞討論喪服劄子後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歿而為祖後者服斬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歿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苟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于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

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荅之心常不安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于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鶴壽案喪服有恩有義最難處制精詳王禮卒取正于喪服傳若經傳所未及者舍鄭志其安從哉

荅敬夫論中庸章句強哉矯矯強兒古注云爾似已得之呂楊之說卻恐不平穩也
荅呂伯恭相人偶有一二處皆注中語不應禮記注中

又自引此注文不知別有成文或當時人語如此邪又
 荅呂伯恭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
 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
 慤實邪又注仁者人也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
 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于何書疏中亦不
 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承問者卻似說得字義有
 意思也案讀書漸趨平實深惡空論仁體故信相人偶
 之說鶴壽案生生不已之謂仁如桃仁杏仁杏仁之類各
 懷生意得土則生仁者人也親親從此生出
 荅李季章所編禮傳大要以儀禮為本因讀此書乃知
 漢儒之學有補于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

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荅問蓋已及之具于賈
 疏其義甚備

荅廖子晦示及疑義各以鄙見條析但宗法從來理會
 不分明此閒又無文字檢閱恐只依鄭氏舊說亦自穩
 當也

荅李繼善橫渠說三年後祫祭于太廟祭畢還主之時
 遂奉祧主歸于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似為得體
 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似已有此意

荅郭子從所引翦屏柱楹是兩事柱音知主反從手不
 從木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為屏不翦其餘至是改為西

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楹簷著于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楹以柱其楹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來諭乃于柱簷之下便云既虞乃翦而除之似謂翦其屏而并及柱楹則誤矣諒陰梁闇未詳古制定如何不敢輒為之說但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

儀禮釋宮宮室之名制不盡見于經其可攷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案儀禮釋宮一篇于宮室制度甚詳大略皆采鄭注鶴壽案儀禮釋宮一誤或以為即朱子書非也

荅張敬夫平日解經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使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支離與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直是意味深長也學校貢舉私議云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荅義者必通貫經文又謂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年試之周禮儀禮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又謂其治經必兼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

外人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臆斷者其
 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見聞所及故治經必因
 先儒已成之說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
 而不敢輕變今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
 注疏為主又謂其命題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既無家
 法主司出題當斷反連當連反斷今既各主家法則此
 弊自草鶴壽案唐六典載試士之法分為六科凡秀才
 試方略策五條凡明經先帖經然後口試并答
 策凡進士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凡明法試律令凡
 明書試說文字林凡明算試十種算法不專試經藝其
 經雖分大小而不掄年
 朱子此議更為精當

朱子語類大學如恂字鄭氏讀為峻某始者言此只是

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謂本處則惴

惴恂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為當

論語直卿舉鄭司農五表日景之說曰其說不是不如

鄭康成之說

問改葬總鄭元以為終總之月數而除服王肅以為葬
 畢便除如何曰不可攷禮宜從厚當如鄭氏

問六宗曰古注說得好鄭氏宗讀為崇即祭法中祭時
 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

次禮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皆順
 周禮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且循注疏看法

君舉說井田道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說皆通他說千
 里不平直量四邊又突出圓算則是有千二百五十里
 今攷來乃不然周禮鄭氏自于匠人注內說得極仔細
 前面正處說卻未見卻于後面僻處說先儒這般極仔
 細君舉于周禮甚熟不是不知只是做箇新樣好話謾
 人本文自說百里之國五十里之國鶴壽案建國之法
 有以穀土言者有
 以邦域言者以穀土言則孟子所謂方百里方七十里
 方五十里是也以邦域言則大司徒所謂方五百里方
 四百里而邦域方五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五五二十五
 倍如何開除曰穀土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山林有九
 而當一八而當一之地又有廛里九等地采邑三等地
 井諸項計之周官
 與孟子未嘗不合

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
 數今永嘉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為一則不可
 行鄭氏注解分作兩項卻是

小戴禮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看注看
 疏自可了
 康成是箇好人攷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
 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
 王肅議禮必反鄭元

問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是皮弁冕服橫渠謂
 服事也如洒掃應對沃盥之類曰恐只如鄭說古人服

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于禮思過半矣

論樂禮記注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處甚分

明

訓門人古人見成法度不用于今自是如今有用不得處然不可將古人底折合來就如今為可用之計如鄭康成所說井田固是難得千里平地如此方正可疆理溝洫之類但古人意思必是如此方得不應零零碎碎做得成

論歷代漢律康成注今和正文皆亾矣

鶴壽案以上所引朱子凡二十

三條先生以朱子為宋代大儒必援引其宗鄭之說以服不從鄭者實則宋儒講漢學者甚眾即如康成周易

注久已散佚而哀集成書者始于王伯厚乃先生斥之為俗學然則康成亦俗學邪

鄭氏之學自唐中葉以後大儒閒生而其學浸衰至宋歐蘇相繼而攻詆益眾朱子集義理之成而亦取鄭氏合文集語類觀之其深有取于鄭氏可見獨周易惑于邵氏詩以已意說二經不知鄭學書能疑古文最有識特持之不堅三禮頗加研究儀禮尤覺功深朱子于鄭氏得于禮者為多

大曆十載春...
 林之...
 合文...
 蛾術編卷五十九終

蛾術編卷六十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懋校刊

說人十...
 宋太宗

宋史太祖本紀紀太祖在周戰功甚詳而太宗不聞有
 是乃與趙普謀擁戴太祖藉太祖威名以服眾以太祖
 為孤注事不成太祖首當其既事成已安享其福陳橋
 之事計畫已定然後入白正以倉猝見其神異是固然
 矣乃賀皇后傳云生魏王德昭五年寢疾薨乾德二年

出閣計太祖崩德昭已二十餘歲受杜太后遺命時問
 太祖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懵然乃曰正由周世宗使
 幼兒主天下耳但恭帝當世宗崩止七歲豈可同論況
 德昭喜慍不形見本傳謹重寡言喜讀書不好犬馬之翫
 邪見事略本傳太宗既與趙普定受禪之計即以主長君愚
 其母以定自立之謀太祖明明墮其術中而不能禁也
 且后妃傳于昭憲杜后傳業已言生邕王光濟太祖太
 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贊其文甚明而廷美獲罪貶死後
 太宗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邇者
 鑿西池水心殿成朕將泛舟往廷美與左右謀以此時

竊發不果即詐稱疾于邸候朕臨省因而為變種種曖
 昧不明以此為廷美罪案何以服廷美廷美傳云昭憲
 及太祖本意蓋欲太宗傳廷美廷美傳德昭德昭不得
 其死德芳相繼天絕廷美始不自安又言太宗嘗以傳
 國事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普固小
 人而太宗于母子兄弟骨肉之間則已甚矣鶴壽案自古帝王之
 興必先天與之而後人歸之若使天未嘗與之雖有百
 姦臣謀之豈有益哉宋史稱陳橋之事人謂趙普及太
 宗先知其謀直為他日自己地步驟聆此言豈非誅心之
 論先生尤恐別無證佐見太宗本紀贊云太祖之崩不
 踰年而改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
 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議焉乃就此四事各引本傳敘
 述之以實其罪而太宗一生無往非陰謀詭計不能逃

我誅心之論矣今案太祖本紀云周世宗北征在道閱四方文書得韋囊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世宗不豫還京拜太祖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恭帝即位北漢結契丹入寇命出師禦之次陳橋驛軍中知星者苗訓引門吏楚昭輔視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夜五鼓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為天子遲明逼寢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諸校露刃列于庭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未及時有以黃衣加太祖身眾皆羅拜呼萬歲由此觀之陳橋之事乃是天與人歸信如先生之說其謀盡出于太宗豈韋囊之木實太宗所陰藏日下之日係太宗之謠言羅拜之眾由太宗所指使乎況宋史稱太宗沈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役則其威名亦豈不足以服眾者哉

從來年號不過兩字其有三字四字者皆亂政也梁之中大通中大同欲為并魏也武后之天冊萬歲萬歲通天為改唐為周也而太宗一姓傳授乃特標太平興國

四字之號以自表異顯其興國之功且非易姓及大變故若唐肅宗之于天寶從無當年改元者而太平興國之元即開寶九年也以此見太宗之急急于死其兄惟恐不速本紀贊云太祖之崩未踰年改元涪陵縣公廷之貶死武功王昭德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議焉其三事已詳上若孝章宋皇后太祖至道元年崩至權殯普濟佛舍終太宗真宗世神主享于別廟則太宗之忍于死其兄即一婦人猶然鶴壽案太宗未踰年而改元宜為史氏所譏先生因此并責其四字年號為亂政未免過于誅求太祖每對近臣言太宗龍行虎步生時有異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然則太祖早已為之識語矣況太宗意在削平天下興國乃其素志豈必以此

自表異乎

東都事略曰廟室祔以一后若追冊者則否太祖祔以

孝昭者王氏太祖禮之正也太宗祔以懿德者符氏太宗蓋

以明德在也李氏太宗及明德崩與懿德同祔而元德李

太宗夫人生真宗追尊為皇太后以誕育真宗亦得祔焉此則從禮變

也于此之時孝章宋氏太祖后豈不應與孝明同祔邪

太祖廟宜亦祔三后而孝章又不得升配太祖何邪至

神宗之世追冊之后竝配于廟于是孝章始升祔焉俾

此言雖為真宗發而太宗之殺禮于太祖見矣

事略于廷美傳敘事甚略德昭傳直云暴薨諱自刎不

言皆曲筆

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即位遽改為炅以火日見也古炯

切殆自嫌名鄙必改為从火从日以自顯殊不知太祖

匡允之名義極平正而改賜之時在太祖絕不知其異

日將為天子不使其與已排行太宗意嫌之故即位而

遽改之鶴壽案光義二字有何見鄙而謂太宗意嫌之邪此更搜求到不經意處

受禪乃太宗與趙普本謀

受禪事起倉猝其實乃太宗與趙普本謀也方周世宗

北征于地中得三尺木題曰點檢見舊五代史六月殂而

太宗與趙普生心矣明年正月而禪七八月之久兩人

所經營圖度者皆為此事而太祖不知也本傳云北征至陳橋太祖被酒卧帳中眾軍推戴普與太宗排闥入告贊云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執或然自今觀之豈徒或然已哉事定以佐命功充樞密直學士佐命者不但今日事即異日燭影斧聲早已安排定矣天下已歸宋愚弄其母脅制其兒使不得不傳位于太宗而普反于榻前為誓書藏于金匱營私事露太祖已斥普不用太宗立亦幾忘普之功普言願備樞密以察姦變又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事辭甚切至見本傳及其再相患得患失之心愈熾惟恐翼戴傳位

一事猶不足以固寵乃得盧多遜與廷美交通事上聞廷美貶斥亦可已矣而普復以廷美謫居西洛非便復教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涪陵縣公房州安置甫至房州憂悸成疾死俱見廷美傳普之罪于是真莫可逭矣即德昭之死雖太宗殺之安知不成于普手邪且普一介鄙儒有何功德而元僖稱其功曰開國元老參謀締構配饗詔云翊戴興運光啓鴻圖所謂締構翊戴者非指陳橋事乎上清太平宮神語曰趙普久被病亦有冤累耳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所謂冤累者非廷美德

昭乎贊云廷美之獄大為太宗盛德之累而普與有力
吁豈特與有力殆是其一手所為廷美傳云凡廷美所
以遂得罪普之為也與本傳贊不同鶴壽案趙普誠哉
小人然亦嘗讀半

部論語論語不云乎弑父與君亦不從也陳橋之事與
弑君何異而先生定以為出自趙普之謀至于燭影斧
聲公然弑父見于相山野錄此乃吳僧文瑩之謬記而
先生又信之并兩案為一案于是太宗直為大逆無道
人矣今案太祖于太宗極其友愛數幸其第太宗嘗病
亟太祖往視之親為灼艾太宗覺痛太祖亦取艾自灼
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太祖崩于萬歲殿據宋史官
者王繼恩傳言時太宗在南省王繼恩中夜馳詣府邸
請太宗入甲寅即帝位然則太祖崩後太宗方入安得
有篡弑之事乃李燾長編云壬子帝不豫夜召晉王屬
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
若有所避遜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
好為之已而帝崩長編作于孝宗之世去開寶幾及二
百年傳聞失實而孝宗為太祖後人故李燾一無忌諱

而竟采及野史薛應旂通鑑又云宋后見晉王遽呼曰
吾母子之命俱託于王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此
等皆無稽之譚不然元人修宋史有何避忌從無一語
及此邪先生不以正史為據謂陳橋受禪時太宗與趙
普早已作此想是所見遠
在邱濬程敏政諸人下也

王安石怒交趾言新法不便

熙寧九年二月宣徽南院使郭達為安南道招討使罷
李憲以趙高副之詔占城占臘合擊交趾案宋史紀事
本末得交趾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
今出兵欲相存濟王安石怒乃請帝以郭達為招討使
安石于神宗直以傀儡待之拽起放倒惟所欲為此事
直至外夷以為口實形諸露布亦可悟矣方且荼毒生

靈以快安石之憤後之效法者踵相接誠罪之首旤之魁也

蔡攸以進奉得少師

徽宗本紀宣和五年蔡攸為少師案三朝北盟會編云蔡攸以宣撫司羨餘進大珠百萬金四千兩犀玉錢帛稱是號曰土宜帝喜之故也

三路都統葛王裒

高宗本紀紹興十年五月壬寅金人圍順昌府三路都統葛王裒以大軍繼至劉錡力戰敗之案紹興十一年金改元皇統金史世宗本紀云皇統閒封葛王此葛王

為世宗無疑而金史世宗本紀絕不載三路都統之事世宗生于天輔七年癸卯則宣和五年也至紹興十年纔十八歲耳豈以乃父訛里朶之功遂授厥子以重任乎案訛里朶死于乙卯葛王未立事功而遂付以三路都統之任以援兀朮事不可解若果有之本紀豈有遺

失不載乎

鶴壽案金史稱世宗皇帝諱雍本諱烏祿惟大金集禮云世宗初改名裒然帝王所改之

名作本紀者不應遺漏况順昌之圍在紹興十年而金熙宗改元皇統已在紹興十一年世宗本紀但言皇統閒以宗室子例授光祿大夫封葛王則受封未必在十一年即在十一年而圍順昌時尚未封葛王也三路都統必非世宗宋史新編刪去此句乃通鑑則云劉錡至順昌城下三路都統葛王烏嚕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烏嚕即烏祿也則又似非他人

完顏宗賢

高宗本紀紹興十二年四月甲子朔遣孟忠厚為迎護梓宮禮儀使王次翁為奉迎兩宮禮儀使丁卯皇太后偕梓宮發五國城金遣完顏宗賢劉祐護送梓宮案金史完顏有兩宗賢一名阿魯一名賽里王倫傳曰遣左副點檢賽里山東西路都轉運使劉祐送天水郡王喪樞云云則此宗賢乃賽里也

巫伋等為金國祈請使

高宗本紀紹興二十一年二月壬戌遣巫伋等為金國祈請使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增加帝號等事案大金

國志云伋至金主問祈請者何事伋言乞修奉陵寢主

曰自有看墳人伋又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國主曰不知

歸後甚頓放伋又言本朝稱皇帝二字主曰乃是本國

中國可自處之伋唯唯而退鶴壽案紹興二十一年高宗在位已二十五年矣安

有父兄在外如此之久而始祈請者乎高宗貪位故遲延至此巫伋之唯唯實欲迎合上意然而不可為臣矣豈不聞徽宗沒于金司馬朴朱弁在燕山服斬衰朝夕哭洪皓在冷山操文以祭乎

虞允文拒戰金主亮

高宗本紀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丙子虞允文督建康諸軍統制官張振等以舟師拒金主亮于東采石戰勝卻之案當時戰功李寶第一虞允文原未嘗戰特完顏

亮先于庚午日聞大定之立欲于丙子日濟江而揚林沙塞乘憤盡殺其舟師君臣疑阻師徒內潰曾不一戰觀北盟會編及本紀阿鄰諸傳可見允文雖忠智然不容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也

以張浚為宣撫處置使

高宗本紀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為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隸之聽便宜黜陟案此時張浚方立功樞密院肯出外乎蓋為薛慶所拘恥同枋頭之敗故殺太子而統兵出外耳細觀本傳次序自不被此老瞞過今以此改入後方妥不然既為宣撫處置使又命知

樞密院事亦不合

楊皇后年反長于寧宗不可信
理宗本紀紹定四年春正月戊子皇太后年七十有五上詣慈明殿行慶壽禮案恭聖仁烈楊皇后傳紹定四年正月后壽七十帝率百官朝慈明殿五年十二月壬午崩于慈明殿壽七十有一則本紀有五二字衍但寧宗本紀崩年五十七以紹定四年計之寧宗若在當年六十四則楊后反長于寧宗六年寧宗恭淑韓皇后以慶元六年崩楊后自少以姿容選入宮恭淑崩后乃以色升其年反長此不可信

度宗紀張順三見

度宗本紀咸淳元年閏五月丁卯故成都馬步軍總管張順沒于王事詔特贈官五轉其子與八官恩澤又八年五月大元兵久圍襄樊援兵扼關險不克進詔荆襄將帥移駐新郢遣部轄張順張貴將死士三千人自上流夜半輕舟轉戰比明達襄城收軍閱視失張順又九年二月甲申詔鄂州左水軍統制張順沒身戰陣贈寧遠軍承宣使二子承信郎立廟京湖贈額曰忠顯八年之張順似卽九年之張順而語亦多不可解若元年張順則必有錯誤

鶴壽案據宋史忠義傳推之咸淳八年死于襄城下者張順也九年死于龍尾

洲者張貴也張順傳云襄陽受圍五年宋闖知其西北水曰清泥河卽其地造輕舟百艘募死士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俾爲都統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結方陳各船置火槍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釘出江以紅燈爲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銳凡斷鐵纜攢杖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遡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諸軍驚以爲神立廟祀之此與八年本紀合張貴傳云襄帥呂文煥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旣定乃別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旣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洎登舟帳前一發舟乘夜順流事世矣亟行彼或未及知乃舉砲鼓噪發舟乘夜順流斷絕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旣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東菽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旂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尾見火卽前迎及執欲合則乘舟皆北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死之乃命降卒四人

昇尸至襄令于城下曰識矮張乎守陣者皆哭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立雙廟祀之此當即九年本紀所載實張貴事而以爲張順者俗呼順曰矮張而示貴尸于城下亦曰矮張故作本紀者遂于九年誤書張順也惟贈典不知本傳何以不載

瀛國公立係四歲

度宗本紀咸淳七年九月己丑子焘生瀛國公本紀瀛國公名焘度宗皇帝子也母曰全皇后咸淳六年九月己丑生于臨安府之大內十年七月癸未度宗崩奉遺詔即皇帝位年四歲六年當作七年

潘大杰

瀛國公本紀德祐元年四月濠梁主簿潘大杰攻金壇

縣取之案本紀作大杰李成大傳作大本說文本字重文杰注云古文則此字宜作杰

元軍軍錢塘江沙上

瀛國公本紀德祐二年二月壬寅大元軍軍錢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潮三日不至或如周室將亾三川告竭之意而元兵之軍于錢塘江沙上則事之所必無江潮之猛伯顏即不知而宋人降元者累累如果有此必止之矣

宋元宰相位號

十七史商榷詳言宰相位號所謂宰相者不過爲之品

目非官名也宋初沿唐制故宋史宰輔年表于宋初但
爲僕射不同平章事仍不是宰相故曰自守司徒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曰自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曰自樞密使行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于以樞密使加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自戶
部侍郎樞密副使加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之類皆同一
宰相也其第二格皆執政也曰參知政事曰樞密使曰
樞密副使曰知樞密院事曰同知樞密院事曰簽書樞
密院事曰同簽書樞密院事曰宣徽北院使曰宣徽南

院使曰東京留守皆執政也自孝宗乾道七年二月改
僕射官名爲左右丞相因仍以至元代一中書令二右
丞相三左丞相四平章政事五右丞六左丞七參知政
事自憲宗以前皆無可攷中書令雖有其名終元世未
嘗授也特空立此名以縣一格蓋自世祖三年始略備
而中書令仍缺至元七年置中書省惟設平章政事以
下至二十五年又置尚書省于是右丞相等六者爲官
名而中書尚書仍省名也然二省或暫設遽罷自成宗
以後只是完津一人爲右丞相而左丞相常缺其餘亦
皆缺恐表中
有逸漏然宰相之名于是爲略正矣

王景等七人傳

宋史王景等七人傳皆五代舊臣入宋者卷末論曰景輩遭五代亂奮身戎功重據邊要宋興稽顙北嚮太祖待以誠信宜無不自安者景趨利改圖乃至滅族攷景等七人入宋本身子孫皆以功名終竝無一謀叛誅滅事論中云云殊不可解

一林蓋自世跡三平後初向敏中傳天禧初進右僕射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向觀之勿言朕

意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云云李昉子宗諤傳大中祥符五年五月以疾卒不應天禧初尚在此事朱子名臣言行錄亦載之作李昌武即宗諤字也然究不可信且云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尤不可解張齊賢傳真宗即位四年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宰輔年表天禧元年八月庚午王欽若自樞密使同平章事加尚書左僕射何言未嘗除僕射邪

鶴壽案詮除者國家之大典豈以博臣下之歡心哉若使真宗果有此言李宗諤果奉此命君臣皆不成體統矣此由紀事者欲形容寵遇之盛而不自知其言之失實耳

夏竦欲誅保塞兵

歐陽修傳夏竦欲誅保塞脅從者二千餘人夜半屏人

以告修修止之蘇子由謨神道碑則與修謀誅保兵者
富文忠公弼也竦最惡修安肯與之密議當以神道碑
爲正

梁顥登第之年

梁顥傳雍熙二年舉進士賜甲科真宗景德元年爲翰
林學士權知開封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若以景德元
年年九十二推之則雍熙二年當年七十三洪邁容齋
四筆引陳正敏遜齋閒覽云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
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
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卽如遜齋

之言顥以八十二登第九十餘卒不過八九年其官祕
書監竝非翰林學士皆與宋史乖刺遜齋書不傳容齋
辨之云予以國史攷之梁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
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史
臣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天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推
明白如此遜齋之妄不待攻也予謂宋史不過以四十
二誤爲九十二其他皆合顥有二子傳末云子固進士
出身直史館卒年三十三與容齋引正史合宋史又云
梁適翰林學士顥之子少孤輯父遺文以進可見顥年
必無九十二

以蔡確詩為譏訕非寬

閩中有三蔡皆非一族襄莆田人正人也確晉江人京
 仙遊人皆在姦臣傳不但襄與二姦薰猶異器即確與
 京亦絕無關涉元祐中確奪職徙安州遊車蓋亭作詩
 云矯矯名臣郝鎮山忠言直節上元閒古人不見清風
 在歎息思公俯碧灣吳處厚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鎮
 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
 后確遂南竄處厚說雖似鍛鍊然確為王安石所薦直
 王韶之罪黜沈括之官興文及甫之獄又言曹參導蕭
 何約束陛下立新法豈容挾怨壞之其一意紹述如此

則用郝處俊事其為誣詆宣仁無疑處厚雖非君子然
 附確傳似太苛紹聖閒追貶歙州別駕此小人報復豈
 公論乎堯山堂外紀確車蓋亭詩吳處厚箋注以聞宣
 仁怒令確分析終不自明遂貶新州攷宋史詔確具析
 確自辨甚悉劉安世等言確罪狀著明何勞待其具析
 乃大臣委曲為之地然則外紀之言黨惡可知鶴壽案
封甌山公先生引作鎮山未知何據吳處厚邵武人登
進士第仁宗屢喪皇嗣處厚上言臣嘗讀史記攷趙氏
廢與本末當屠岸賈之難程嬰公孫杵臼盡死以全趙
氏宋有天下二人忠義未見衰表宜訪其墓域為之建
祠帝覽其疏即以此處厚為將作丞訪得兩墓于絳州封
侯立廟止此一節可見其為逢君之小人其與蔡確不
合久矣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
汲引意王珪為大理丞王安禮舒亶相攻事下大理處

厚知安禮與珪善乃論宜用官燭為自盜確密遣救
 處厚不從確怒欲逐之而未果珪請除處厚館職確沮
 之珪為永裕山陵使辟掌機奏確代使出知通利軍又
 徙知漢陽處厚不悅元祐中確知安州郡有靜江卒當
 戍漢陽確固不遣處厚怒曰爾在廟堂時數陷我今比
 郡作守猶爾邪會得車蓋亭詩乃箋釋郝鄩山事以聞
 蓋小人與小人兩不相容無非為私心起見觀本傳所
 載處厚豈有愈于確者而先生猶欲恕之謂不當附傳
 哉何

張浚一生無功可紀而罪不勝書富平之敗關陝盡失

符離之敗淮土日蹙皆以浚之闇愎忌忮制置乖張致
 之其平生以心學自許符離師潰流血成川堅卧帳中
 鼻息如雷曰我不動心耳浚之狼戾如此而妄自附于

正人雖然此其罪猶可言也曲端屢敗金師威望甚著
 浚挾私憾與王庶及吳玠比誣以謀反并囑素與端有
 隙之唐隨潛斃之獄此尚得謂有人心者乎最堪恨者
 宋齊愈以勸進張邦昌伏法而浚劾李綱以私意殺侍
 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綱罷去宋事遂不可為矣浚
 本黃潛善門客又嘗力薦汪伯彥人知沮抑綱而逐之
 者汪黃也而浚實沮抑之史以汪入姦臣傳而曲譽浚
 烏得為公論乎綱既因浚言罷陳東力言汪黃不可任
 李綱不可去東竟坐誅東之死浚有力焉劾綱之客胡
 瑄代東筆削欲以布衣操進退大臣之權勒瑄編置浚

之罪不可逭矣厥後浚去位綱復奏畱之浚能無愧死乎紹興七年視師淮西欲以呂祉節制酈瓊兵岳飛爭之浚艱然怒飛乞解兵柄浚益怒乞以張宗元監其軍未幾瓊叛降劉豫浚且大恨飛韓世忠初亦有忌飛意後飛爲秦檜所陷世忠詣檜詰問且曰何以服天下而浚則安知不幸災樂旤也至于薦檜可與其大事傾毀趙鼎皆班班具載于史夫浚之所申雪則宋齊愈也所親附論薦則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也所彈劾則李綱陳東胡瑄也所忌害則趙鼎岳飛也所誅殺則曲端也所委任則王庶吳玠唐隨酈瓊也嗚呼孰謂浚而可以爲

正人哉

或曰浚于岳飛之死子謂其有幸心得毋深文乎子曰非也浚之子栻與朱子友善朱子作浚行狀凡四萬三千二百餘字推奉甚至修史者旣以栻充道學與朱子同傳故于浚傳多恕辭焉然其彈劾綱排趙鼎忌岳飛薦秦檜猶不能爲隱往往見于他傳朱子謂浚因檜靖康中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其天下事遂爲推引旣覺其暗爲上言之朱子之爲浚解則善矣獨怪其敘抵牾趙鼎事抑揚其辭若有所不滿于鼎者而爭酈瓊事則諱而不言賴宋史言之宋史惟朱是從而猶不

能諱此事則浚之忌飛無疑矣且檜之逐鼎自泉而漳而潮而吉陽檜命本軍月報存止鼎知必殺已不食而死浚雖去優游近地檜死復用由此觀之浚雖不至附檜殺飛其心迹何如也或曰鼎亦嘗薦檜子何責浚之甚乎予曰正惟兩人皆薦檜而檜待兩人厚薄懸殊予所以大疑浚也學者宜參以三朝北盟會編鶴林玉露齊東野語程史鼠璞賓退錄庶得其實

鶴壽案浚之罪案宋史已言之矣本傳論曰時論以浚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先生此一段議論即從此數句生出但時論比之于諸葛亮則大謬無怪先生盡發其覆也

黃鍰代黃潛善死

世間冤酷之事何時蔑有如司農卿黃鍰至江上軍士以為黃潛善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鍰方辨其非是首已斷矣其後潛善良死而鍰之命從何而償惟有史在鍰之死與潛善之生但付之適然之數此則千秋之公是非也

傅亮被擒後死

高宗本紀建炎二年正月乙未金人破永興軍前河東經制副使傅亮以兵降唐重傳則謂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程迪傳則謂亮先出

降衆潰案金史本紀書擒宋經置使傅亮婁室傳亦云
獲宋制置使傅亮如是而已亮特後死耳不受金官也
蓋亮為李綱所用之人汪黃輩惡綱者并誣陷亮遂以
奪門出降之罪加之不知金史固昭昭也

史浩史彌遠史嵩之本貫不同

史浩與史嵩之同為鄞縣人而不言是一宗觀浩子彌
遠與嵩之傳同卷而亦隔越不屬且傳中亦絕不言是
其子姓族屬然史彌鞏傳彌遠從弟彌遠柄國寄理不
獲試晚而入仕又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丐祠則為一
宋明矣宋史地理志兩浙路州十二杭越湖婺明常溫

台處衢嚴秀南渡後分紹興慶元瑞安三府婺台衢處
四州為東路慶元府本明州奉化郡紹熙五年以寧宗
潛邸升為府縣六鄞望然則宋史于史浩傳既云明州
鄞縣人彌遠浩子應同嵩之傳獨云慶元府鄞人其實
當如嵩之傳一律為妙鶴壽案宋史于史彌遠後次以
鄭清之然後及史嵩之者以清
之與彌遠議廢濟王竑立理宗故彌遠
之後即敘清之非因嵩之不同本貫也
浩傳已多虛美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異議欲
城瓜洲采石厥後浚符離師潰恢復之計遂不行浩與
浚兩謬

彌遠傳初彌遠既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寧宗

崩廢濟王非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檢壬理宗德其立已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彌遠死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為製碑銘以公忠翊運定策元勳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羣起而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為鷹犬于一是一時之君子貶竄斥逐不遺餘力云此一段似是正論而其通篇但有褒揚所謂姦惡小人一種患得患失之意全然不見自誅李全復淮安以下寫其慎重名器公正無私之狀宛然一古大臣規模而其最矛盾者起復右丞相四年落起復下一段云雪趙汝愚之冤乞

褒贈賜諡

正誣史一時偽學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

里呂祖儉雖已沒或褒贈易名或錄用其後召還正人

故老子外云云與後一時君子竄逐不遺餘力判然如

出兩人

鶴壽案小人未嘗不慕君子之名史彌遠所以乞褒贈偽學黨人者蓋欲自附于君子耳至其

廢濟王而立理宗此乃小人之本性眾口難揜乃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斥逐之是又小人之常態作史者各

據其實書之而真情畢露矣

嵩之傳有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論嵩之不當

起復將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頗悟嵩

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全載其文今略云苞苴公行政

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于今日自開

督府東南民力困于供需州縣倉卒匱于應辦輦金帛
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何
事所成何功又云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今盡
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
蒼生何又云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于趙普開國勳臣
之列而乃廁于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
目見我祖宗于地下乎云云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
之致毒云到此方露嵩之姦狀而前半篇但有褒揚全
無貶斥且言薦士三十二人後董槐吳潛皆賢相則居
然以正人許之何自相迕乎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

新編作相傳璟卿劉漢弼徐元杰皆嵩之致毒不知何
據宋史贊云嵩之因喪起復羣起攻之然固將才也史
浩彌遠父子一味退縮以為持重已不足道嵩之何人
而史以將才許之明與其從子之言矛盾鶴壽案以將才稱嵩之衰
揚失當璟卿書中一段云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
師于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
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蔡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
之傑為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執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
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奧
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
叛將乘虛擣危侵軼于沅湘搖蕩于鼎澧江陵之執苟
孤則武昌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諸郡焉得高
枕而卧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徽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
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
生靈特兀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
之無闕也盍早為圖之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

其八句反使閱者不能明了且下
引異日國史云云亦配不上矣

教陶孫

教陶孫字器之崑山人宋光宗紹興五年進士奉議郎

泉州僉判著詩評皆為設喻之詞王元美多做之近沈

歸愚割教陶為地名誤以為姓孫稱為孫器之

陳宜中殺鄭虎臣

縣尉鄭虎臣送賈似道至貶所而拉殺之曰吾為天下
殺似道雖死何憾誠快人快事也其後陳宜中果殺虎

臣宜中以其小臣擅殺罪之誠為可恨但德祐元年宜

中請誅似道方罷其相位厥後往占城不返然則宜中

雖不足道尚差有人心雷夢炎宋狀元宰相阿賈似道

降元富貴苟賤無恥亦何足責惟王績翁欲合宋臣十

人請于元主釋文天祥為道士夢炎曰使天祥復號召

江南置吾輩于何地天祥竟被殺欲保己身富貴惟恐

天祥不死天祥求仁得仁固所願也夢炎則誠蟲蛆糞

穢矣尚出宜中下且甚遠鶴壽案陳宜中初附賈似道

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
對宜中意其已死故即上書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
若使知似道尚在則宜中必無此奏先生乃謂其尚有
人心邪至于似道人人得而誅之故當時陳過潘文卿

請寬似道并治其黨與三學生及臺諫侍中皆上疏乞
誅似道王燾復論其不忠不孝紹興守臣聞似道歸閑
城不納婺州人聞似道至率眾為露布逐之陳景行孫
嶸叟乞斬之乃放于循州使會稽縣尉鄭虎臣監押而
遂殺之誠
快事也

文天祥為右丞相

陳桎通鑑續編云德祐二年以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
密使同左丞相吳堅如元軍伯顏執天祥于軍中天祥
自元遁歸五月是即位于福州以天祥為右丞相兼知
樞密院事宰輔年表及本紀列傳竝同而續綱目稱樞
密使新編謂其據填海指南二錄且元人稱文丞相者
屢矣而元史世祖本紀云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以

中元薛保住上匿名書告變殺宋丞相文天祥當以宋

史為正

文信國是仁者安仁不是知者利仁

鶴壽案天祥臨刑南向再拜死其衣

帶中有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夫能仁至則
能安仁矣先生之評是也知者尚有一聞

梁成大李知孝

王惟儉宋史記凡例云宋史至理度時疏謬尤甚如史
彌遠史嵩之一代窮奇李知孝梁成大相門鷹犬而正
史虛事褒揚梁李徒有官簿此必宋末子孫賄改而舊
史不存無從誅姦讀之但有浩歎攷梁成大李知孝傳

非不書醜指摘論中云成大知孝甘為史彌遠鷹犬遺臭萬年亦可謂極力貶斥矣而終無一的實事迹虛事彈擊此當是史失其事故耳雖然宰輔執政中齷齪之徒如李昌齡姜遵但宜依漢書陶青劉舍例于他傳末附載姓名年表中具其爵位不必作傳者多矣況梁李不過臺諫侍從之流哉抑如蔡抗輩亦豪無事實而覲然居列傳中亦宜以陶青劉舍例斥之

趙延壽與葉隆禮所載異餘亦然

遼史趙延壽傳本姓劉恒山人葉隆禮作相州人遼史滄州節度使劉守文裨將趙得鈞獲延壽養為子隆禮

作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隆禮載德鈞密與契丹通許以厚賂云若立已為帝即請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國晉高祖亟使桑維翰入說太宗太宗從之令太宗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于高河太宗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何在德鈞指示之太宗命盡殺之于西部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太后駁難德鈞德鈞無以答不食踰年而死太宗釋延壽用之會同中為樞密使兼政事令六年為盧龍節度使八年為魏博節度使封燕王

遼史作魏王

太宗

初許延壽代晉復負約恨之謂人曰吾不復入龍沙矣

太宗崩延壽偽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永康
 王元欲鎖之後二年卒元欲即世宗也凡隆禮所紀載
 皆微有影響似是齊東野人之語即此一傳遼史若全
 未采取隆禮者至于韓延徽張礪張琳蕭奉堯耶律余
 覲則其意髣髴相類而語殆無一合劉六符與富弼爭
 論歲幣遼史削去弼語且以六符爭進貢名爲有體則
 知元人所據者即遼國之記載實未采取隆禮

鶴壽案
遼天祚

帝嘗詔耶律儼修太祖以下實錄金章宗嘗詔陳大任
 修遼史元托克托等僅據此二書而已葉隆禮之書則
 未之及也

蕭奉先傳當金兵未起但言其官樞密使封蘭陵郡王

此必據實錄無誤若葉隆禮則爲傳聞掇拾之詞故云
 爲政事令同平章事又兼樞密使所書之官迥不同當
 從正史

遼史言天祚使阿骨打歌舞爲樂阿骨打端立直視辭
 以不能天祚欲殺之葉隆禮以爲道宗事

徽宗天會十三年薨皇統二年復封郡王

金史熙宗本紀天會十三年四月丙寅昏德公趙佶薨
 遣使致祭及賄贈宋史徽宗本紀亦云紹興五年四月
 甲子崩于五國城紹興五年即天會十三年雖甲子至
 丙寅相隔三日紀載不甚遠也大金國志熙宗紀年天

會十三年四月宋太上皇崩于五國城壽五十四紀載亦同也奈何金史熙宗紀皇統元年二月乙酉改封海濱王耶律延禧爲豫王昏德公趙佶爲天水郡王重昏侯趙桓爲天水郡公攷之大金國志熙宗皇統元年竝無此文

史鑑盛稱徐武功

于謙與徐有貞構怨因有貞倡言南遷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故恨之切齒謙本薦有貞反疑其沮已及奪門功成遂誣謙殺之英宗本不欲罪謙而有貞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帝意遂決吁謙社稷之臣也其于明

室殆有再造功而有貞特以私憾殺之小人哉史鑑西村集祭徐武功伯文丙子丁丑之際天理幾乎熄矣惟公不顧殺身滅族之旤起而救之然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一反乎正此蓋天生吾公以相皇明無疆之祚也功高受謫遠竄南服乃天下之不幸豈獨公之不幸哉竊嘗論之自有生民以來撥亂反正之功惟唐之狄梁公與公而已然狄保其身公罹其旤此特出于身存身之異耳非智有淺深功有大小也使狄在當時與五王俱存其能免于三思之殺否邪悠悠之譚論人已然之迹以爲監國病篤不日當薨神器自有攸屬何必公

之生事邀功哉羣議附和如出一口嗚呼為此說者其亦不仁矣夫大寶不可以久虛姦雄之人常利國家有釁當此之時歷月不朝中外危疑咸懼生變萬有一亂臣賊子窺伺其間則生民之既未有涯也故公獨決大策翊戴先帝宗社危而復安彝倫斁而復正四海亂而復治三光晦而復明此所謂萬世之功也而譚者反有以病之其亦不仁矣且唐之武氏年已八十旦莫入地中宗已正位東宮民無異望彼易之昌宗輩直狐鼠耳非有絕倫之才過人之力也張崔之流胡不待其自斃而奉之顧乃旦夕聚謀稱兵宮禁汲汲以迎復為哉蓋

其所慮有與公同也唐之諸臣既不見非于後世則公豈宜得罪于天朝哉鑑汙私所好變亂黑白顛倒是非可謂處士橫議矣是非天下之公不可為異說所撓故筆于此鶴壽案倡南遷者議者有貞也居奪門之功者亦有不貞也反覆不常真乃小人之尤奪門之事段茂堂謂景泰帝無恙也而入其宮而奪之位以春秋書法求之必曰太上皇入于帝宮自立舍是則無書也天子雖故物而不得以逆取之如我有寶賄既以與人不得復從而奪之景泰之即位也受命于皇太后矣不即位不可以禦也先為景泰者當如魯隱公以攝自居聘之迎之皆盡禮既至教請復辟已乃退處臣位是叔齊季札所為也若英宗固讓則處之南宮率諸臣北面而朝之時修君臣兄弟之禮且與訂皇嗣之萬無移易若是則兄弟第之美交盡矣乃不出此而弟多行無禮致兄積怨求逞聽羣小之謀乘其疾而為奪門之篡越三十二日景泰旋崩胡不為從容復辟之天子而為篡竊之天子也今案此論甚正景泰之貪位英宗之奪

門皆非也然小人如徐有貞石亨輩烏足以知此所以行
 惜者有貞既玩景泰英宗于股掌之上而即借此以行
 其私憤于謙天性忠孝才略開敏自遭寇變憂國忘家
 也先先後入犯終不得逞皆其功也乃甫聽宣論即班
 見執臨刑之日陰靈翳天朝野冤之指揮多刺以酒酬
 其死所都督同知陳達收其遺骸殯之而有貞方自鳴
 得意焉夫以有貞之行險邀功戕賊善類誰不知之乃
 有無恥小人如史鑑者為文以祭之且極口揄揚竟比
 諸狄梁公豈非咄咄怪事

蛾術編卷六十終

蛾術編卷六十一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懋校刊

說物一

斗

斗說文云十升也象形有柄當口切許氏自序譏諸生
 競說字解經猥曰人持十為斗諸生之說誠為謬矣而
 斗之為字乃作𠂔以為象形竟不知其如何盛米粟之
 類小雅大東云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又云維北有
 斗西柄之揭毛傳挹𠂔也疏云北有斗星不可以挹𠂔

酒漿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今日觀斗形竝無可以挹酌之理蓋其制已亾而今之斗則圍圓而有底竝無所為柄亦竝無所為三畫皆偏側之形與古斗字似乎不似乎與今北斗似乎不似乎古今異制如此鶴壽案斗有器月令云仲春之月角斗甬史記李斯傳云平斗斛度量漢律秣志云斗者聚升之量也本起于黃鐘之倫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倫合倫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此皆指量器也其一是酒器詩行葦云酒醴維醕酌以大斗毛傳云大斗長三尺也孔疏云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于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史記滑稽傳云目飴不禁飲可七八斗此皆指酒器也今案量粟米之斗無大小十升而已若挹酒漿之斗則有大小攷工記云梓人為飲器勺一升注云勺尊升也淳于髡云一斗亦醉當是小斗容一升者若大斗或如漢禮器容五升者與古時量粟米之

斗與挹酒漿之斗大率皆有柄說文謂斗字象形者上象斗形下象其柄也斗有柄者象北斗也詩大東言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天文北斗七星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機四曰權斗身之方直似之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斗柄之斜曲似之孔疏以為南斗南斗六星其前四星亦為斗其尾二星亦為柄總之量穀米與挹酒漿其器雖不同而其形卻相似故斛也斛也斛也斛也升也其字皆從斗學也幹也魁也斟也斝也料也斛也從斗詩于北斗但據酒漿言者以上文南箕歟揚已就粟米言之則下文不便重複耳竝非挹酒漿之斗有柄而量粟米之斗無柄也然其形雖同而其器則有別量粟米者十升挹酒漿者小則一升大則五升今先生混量器酒器為一則非矣人持十為斗者漢末隸書斗作斤似升非升似斤非斤故許氏斥之

冶氏殺矢刃長寸云云賈疏與戴震皆非

攷工記云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又云金有六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五分其金

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又云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皖戈廣二寸云云戟廣二寸有半寸云云鄭注于冶氏下云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賈疏云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者上文戈刻本脫此字以意添戟在上齊內殺矢在下齊中是異齊今此同工不可也云似補脫誤在此者下文矢人自造八矢殺矢彼已有此亦是彼脫漏有人于彼補脫訖更有人補于此是誤在此也案矢人云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皖彼文注云刃長寸脫二字賈疏說非是

矢人是刮摩之工所為非矢人之事且矢人云矢長寸鄭注云脫二字當作長二寸則知此殺矢刃長之云必非矢人之文而誤補在此賈蓋以補者不知矢人脫二字而誤補之非也矢鏃是以金為之自是攻金之工所為築氏既為削殺矢與削同齊則亦築氏為之當于敝盡而無惡之下即云殺矢刃長寸圍寸云云而冶氏為三字自在戈廣二寸之上如此則同齊者同工異齊者異工矣鄭于冶氏不言脫二字于矢人亦不言重出鄭固不誤賈誤耳戴震攷工記圖全依賈疏皆非鶴壽案同工異齊者異工二語直捷了當然亦即從鄭注看出

戟重十五斤

魏志典韋傳韋好持大雙戟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宋張表臣詩話以金權量較之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重三十斤耳鶴壽案此不過據古權輕于今權之說謂古之三斤當今之一斤耳但兩戟止重三十斤軍中何以震而驚之張表臣之言未可信

鍤錡

尚書呂刑其罰百鍤云云釋文引馬曰鍤錡也錡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錡重六兩周官斂重九錡俗儒近是疏云六兩曰鍤蓋古語存于當時也攷工記云戈矛重三錡馬融云錡量名當與呂刑

鍤同俗儒云錡六兩為一以不知所出耳鄭元云鍤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為鈞十鈞為鍤鍤重六兩太半兩鍤錡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為鍤二鍤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鍤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鍤為錡如鄭元言一鍤之重六兩多于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案以鍤即是錡先據一說云一錡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彼疏謂是尚書古文家說馬意不從而別引俗儒六兩為錡以為近是彼疏謂是今文尚書歐陽夏侯說此經鄭注已以鄭攷工記注及舜典疏引鄭駁異義攷之鄭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既不

從古文家而于俗儒六兩說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銖為證攷工記桃氏為劍上制重九銖中制七銖下制五銖彼注以九銖為三斤十二兩七銖為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銖為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為一斤則鄭意以一銖為六兩大半兩馬融據此而以俗儒言一銖六兩為近是是與鄭合也又冶氏戈戟重三銖彼注云說文銖鍤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鍤鍤重六兩大半兩鍤銖似同矣則三銖為一斤四兩彼疏云引說文銖鍤也者尚書呂刑墨罰百鍤及大辟千鍤許氏以此銖與尚書鍤為一云今東萊稱

云云者銖鍤輕重無文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為鍤是以鄭引許氏及東萊稱為證也云大半兩為鈞者凡數言太者皆三分之二為太三分之一為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為大半兩也云十鈞為鍤者鍤則百六十銖用百四十四銖為六兩餘十六銖為大半兩是鍤有六兩大半兩也云鍤銖似同者此從許君之說又弓人膠三銖彼注云銖鍤也彼疏云尚書其罰百鍤等言鍤此與冶氏言銖銖與鍤為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鍤卽是銖其數當為六兩大半兩必與馬合也舜典疏云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少其

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元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錢錢六兩太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太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此鄭說呂刑錢字之明文也說文金部云錡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錡聲周禮曰重三錡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錡力輟切又云錢錡也从金爰聲周書曰其罰百錢戶關切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錡與錢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于一處錡見周禮故于錡字下引周禮爲證錢見周書故于錢字下引周書爲證雖分引兩經其義是一故云錢錡也鄭既從之以解攷工記馬注尚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

易也許慎從孔氏古文尚書奈字當從古作錢而其說以一錢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則太輕不可從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本尚書古文家說錢字之義非錡字之訓今乃入之錡字下聊存古義其下卽繼以二十兩爲三錡然後次以錢字而注其下云錡也則慎意以錢卽是錡俱是六兩太半兩明矣俗儒雖脫去太半兩但言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一錢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錢僅爲銅三斤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千錢亦只用銅三十斤可贖死罪有是理乎馬鄭許皆傳古文然其義訓自當擇善而從故職金

疏云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鍤說云一鍤十
 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其下即繼以鄭元以為古之
 率多作鍤雖所引未全想許必不從古文說鄭鄭亦字
 從古文數不從古文也戴震攷工記圖謂銖鍤字音既
 異數亦不同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鍤也六兩
 太半兩者銖也二字篆體易譌遂溷為一呂刑鍤當改
 銖攷工記諸銖字皆不誤獨弓人膠三銖當改鍤一弓
 之膠不過三十四銖二十五分之十四豈有至二十兩
 者愚謂傳注當宗康成文字必依許慎果如震說則兩
 漢魏晉諸儒無一不誤但鍤銖相似明白易見鄭許不

應不識字至此尚書今古文無直作銖者竟以意改亦
 太專輒古今異制何知古人弓膠不用過多且古權輕
 于今權祇當今三之一三銖實一銖也乃公然欲廢舊
 訓邪又攷工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戈廣
 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重三銖謂垸即是鍤以此
 差之知鍤當輕于銖但說文及先後鄭皆不以垸為鍤
 震何所據而定之邪鶴壽案段氏古文尚書撰異云呂刑其罰百鍤今文尚書作率或作
選或作鍤古文尚書作鍤史記周本紀百率五百率千
率此依今文尚書也徐廣曰率音刷司馬貞曰舊本率
亦作選攷漢書蕭望之傳云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
有金選之品尚書大傳云一鍤六兩率與選鍤皆雙聲
周禮職金疏云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
六兩為率古尚書說百鍤鍤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

五分銖之十三百鏹為三斤鄭元以為古之率多作鏹
 此蓋出五經異義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其字其說皆
 異古文家說鏹即率者比合伏生尚書言之耳馬季長
 引賈逵說俗儒以鏹重六兩俗儒者謂歐陽夏侯即大
 傳之一鏹六兩也鄭孔王及小爾雅以六兩訓鏹此用
 今文尚書說解古文尚書也馬季長許叔重則用古尚
 書說謂鏹即攷工記之鏹字馬注攷工記云鏹當與呂
 刑鏹同此許謂鏹即鏹之所本也釋文引鄭注尚書云
 鏹六兩也集鄭注者皆不采之蓋因釋文又引賈逵說
 俗儒以鏹重六兩則鄭必不用俗儒說而不知馬鄭注
 書用歐陽夏侯說者多矣鄭注尚書大傳云死罪出鐵
 三百七十五斤即六兩之說也小爾雅云二十四銖曰
 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鏹鏹謂之鏹以攷工
 記之鏹古文尚書之鏹聯合為一此出于馬季長于此
 可見小爾雅之為偽書今案鏹有三說段氏但引二說
 而獨不及冶氏注六兩太半兩之說未知何故古文尚
 書謂鏹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則百鏹重三斤
 今文尚書謂鏹重六兩則百鏹重三十七斤有半鄭氏
 謂鏹重六兩太半兩則百鏹重四十一斤十兩太半兩
 三者之數判然不同其謂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者所罰固太輕其謂六兩者由俗儒承訛脫去
 太半兩意惟太半兩為鈞十鈞為鏹之說近是

山節藻梲

論語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包咸曰蔡國
 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
 節者柄也刻鏤為山也梲梁上楹也畫為藻文言其奢
 侈也皇侃疏云山節藻梲若以注意則此非僭正言是
 奢侈人君無此禮故不僭也攷禮記明堂位云山節藻
 梲天子之廟飾也鄭注山節刻構盧為山也藻梲畫侏
 儒柱為藻文也禮器云管仲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
 鄭注濫盜竊也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棣諸侯斲而

礮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疏云宮室之飾
 云云者此莊二十四年穀梁傳文彼云大夫斲之士斲
 本與此異案禮緯含文嘉云大夫達棊謂斲為四棊以
 達兩端士首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
 晉語及含文嘉并穀梁傳雖其文小異大意略同也山
 節藻祝是天子廟飾而管仲僭為之君子以為濫者是
 為僭濫也管仲事亦見雜記下推鄭及作疏者意必備言天子及
 大夫士宮室之制者鄭明言宮室之飾無畫山藻之禮
 蓋此在天子亦雖用之宗廟若尋常宮室猶且不可何
 況公卿而管仲陪臣乃用之居室此乃破格非常之僭

故變言濫而鄭云盜竊也其實則亦僭耳夫子譏臧文
 仲僭禮有二其一為居蔡尺二寸大龜諸侯所藏而文
 仲亦藏之然此其僭猶可言也其一為山節藻稅則其
 矣包咸有見于此故分析上一事為僭下一事為奢侈
 而皇疏亦發此意管仲與文仲同時當時列國奢僭成
 風相率效尤如此文二年左傳夫子譏文仲作虛器為
 不知杜預謂居蔡山節藻稅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
 其意亦分為二皆為僭彼疏即引論語鄭康成注亦以
 居蔡山節藻稅二者皆非文仲所當有朱子從張子并
 合為一云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于節畫藻于稅也言

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如其說豈管

仲之山節藻稅亦將以奉大龜邪則鶴壽案據漢人之說

禮山節藻稅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但如此則

已是一不知不應概以作虛器罪之而曰一不知也全

謝山曰臧孫居蔡非私置也蓋世為魯國守龜大夫家

語不云乎文仲一年而為一兆武仲一年而為二兆孺

昔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繁弱者弓也或以為即

蔡之別名其說見于陸農師之注明堂位則是蔡一名

僂句一名繁弱其所由來者遠矣故武仲奔防納蔡求

後以其為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龜之罪加臧孫恐其

笑人不讀左傳也乃若山節藻稅實係天子之廟飾管

仲僭用以飾其居雜記諸篇載之不一而足而臧孫則

未必然何則臺門反坫鏤簋朱絃出自夷吾之奢汰不

足為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

居而使妾織蒲于其中者乎蓋亦不稱之甚矣吾固知

其必無此事也然則山節藻稅將何施曰施之于居蔡

也所謂媚神以邀福也是固張子橫渠之說而朱子采

之者今之自以為熟于漢學沾沾焉騰其喙者弗思耳矣今案錢氏之說甚是故夫子不譏其僭而但言其不知家語好生篇一年俱作三年

瑚璉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鄭注皆黍稷器疏云

鄭注論語夏曰瑚商曰璉皇氏云鄭注論語誤也朱子

仍鄭誤

金滕啓籥

尚書金滕啓籥見書鄭注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

龜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于是吉案鄭云籥

開藏之管云云者藏兆書之室有鍵閉之今用籥開此

鍵論文當言以籥啓室見書嫌文繇省之不可言籥啓故倒言啓籥也說文竹部籥字注云書僮竹筥也門部關字注云關下牡也然則此當从門而从竹者古字通也說文與鄭此注亦不合蓋鄭以籥爲管謂是開鍵之物者周禮地官司門掌管鍵以啓閉國門鄭司農云管謂籥鍵謂牡與鄭此注合若依說文以關爲關下牡則關卽是鍵而非管矣彼司門疏云管籥以啓門鍵牡以閉門故雙言啓閉此物似今之瑣匙而實與今不同鍵猶瑣中須如今所謂瑣簧管則猶瑣匙而與今瑣匙異今之瑣匙其形是牡卻有眼以受簧古之管則全是牝

形插入瑣中以韜簧者簧韜則瑣開月令孟冬云修鍵閉慎管籥彼注云管籥搏鍵器彼疏云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物故云搏鍵器鄭注確不可易如說文以籥爲鍵與鄭相反今此經啓籥若依說文解之以籥爲鍵而謂以管開此籥于文似順乃必從鄭者鄭與周禮禮記合又與先鄭合且使籥卽鍵閉而云啓籥則文太鄙俗不類尚書之體故不可執說文解此經也蔡傳云籥與鑰通說文無鑰字鎖字蔡誤以管爲鍵而云卽今鎖也又云鑰是鎖筒鍵是鎖須插鎖中搏鍵者是鎖匙反謂鄭及賈孔爲僞知今不知古也

鶴壽案籥假借字也說文籥字从竹

論語觚不觚馬融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王
 肅曰當時沈湎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此恐是
 漢以來相承舊說朱子改觚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失
 其制不為棱也或云魯子建詩騰觚飛爵闌干酒器也
 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觚與眾異木簡也西都賦設壁門
 之鳳闕上觚棱而棲金爵室亦有觚孔子問禮于老聃
 老聃踞竈觚而聽之竈亦有觚不必泥一物史記漢興
 破觚而為圓是也增演支離去古義益遠鶴壽案儀禮于燕大射特
 牲皆用觚則觚為酒器無可疑者惟觚所受之數馬與
 鄭不同許慎五經異義云今韓詩一升曰爵爵盡也足
 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
 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飲當觸也五升曰散

散訛也飲不能自節人所誦訛也古周禮說爵一升觚
 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
 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慎案一獻而三酬當一豆若觚
 二升不滿一豆矣鄭駁之曰今禮角寡單古書或作角
 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觶寫此書亂之
 而作觚耳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
 當為斗與一爵三觶相應今案鄭氏從韓詩
 以觚為二升乃與沈湎于酒為不觚相對

著

古禮飯以手故共飯不澤手但古非無箸故云飯黍毋
 以箸羹之有菜者用挾無菜者不用挾注挾猶箸也意
 者欲存上古杯飲樸略之意故不用箸據少牢注食黍
 稷用匕正義太羹兔羹有肉調者亦用匕檀弓杜蕢刀
 匕是其雜記匕用桑詩大東有捄棘匕毛傳匕所以載

鼎實疏煮肉實之于鼎載之者古祭祀享食必體解其
 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于鼎升之于俎
 然則匕亦箸之類鶴壽案箸與匕絕不相類其用既殊其形亦異箸之形直用以夾物者匕之形曲有身有柄身大而柄小用以盛物者

枕

何焯曰論語曲肱而枕之枕字釋文集注悉音去聲篇
 韻俱上聲訓枕席去聲則引論語此句毛晃曰衾枕之
 枕上聲詩角枕粲兮之類是也以首據物曰枕去聲論
 語曲肱而枕之是也鶴壽案凡字音異則其義亦異如脂膏之膏讀平聲而膏潤之膏讀去聲團扇之扇讀去聲而吹扇之扇讀平聲一虛一實此類不可枚舉亦有音同而義異者如筆墨之筆讀入

聲而筆之于書作虛字用者亦讀入聲是也

燭

曲禮燭不見跋疏云小爾雅跋本也本把處也古者未
 有蠟燭惟呼火炬為燭火炬盡則藏所然殘本恐賓見
 積本多欲退也儀禮大射儀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
 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闈人為燭于門
 外注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此大射行禮既畢然燭
 送賓之事郊特牲鄉為田燭注田燭田首為燭也此王
 將行郊祭故郊內六鄉之民各于田首設燭照路恐王
 嚮郊之早此所言燭皆火炬大約即庭燎之類檀弓曾

世楷堂

世楷堂

世楷堂

世楷堂

子寢疾童子隅坐執燭此亦火炬故須人執非如今蠟燭可範銅錫為架而插之鶴壽案儀禮燕禮在前大射儀在後宵則庶子執燭于阼

階上四句已見燕禮何以必引大射儀也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鄭云墳大也蓋未藝曰燠執之曰燭在地曰燎廣設之則曰大燭又曰庭燎其實一也周禮故書作蕡燭先鄭云蕡燭麻燭也賈公彥曰古者未有麻燭故鄭從墳訓大古庭燎依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矣

鉞

昭二十七年左傳夾之以鉞定八年虞人以鉞盾夾之杜皆無注昭二十七年疏引說文鉞劔也案下文縛設諸置劔于魚中以進抽劔刺王鉞交于胸劔鉞連言則鉞非即劔劔魚腹可藏則鉞必又長于劔廣韻鉞刃也

也或作鉞漢書功臣表周竈以長鉞都尉擊項籍師古曰長刃兵為刀而劔形史記作長鉞蓋作疏者引說文不全故讀之意不顯彼金部鉞字注本作劔如刀裝者此師古注之所本

方策

方策鄭注方版也策簡也朱子用之葉少蘊云木曰方竹曰策策大方小而通攷黃氏洵饒云版大簡小大事書于木版小事書于竹簡案曲禮書方注方版也正義百字以上用方版書之士喪禮下篇書贈于方若九若七若五謂書物于版行列之多少物多則九行少則七

行五行春秋左傳序疏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續乃方版
版廣于簡可以竝容數行宋謝靈運傳論一簡之中音
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惟一簡只一行故下文方
以兩句爲對若一簡可容數行則音殊豈待言是簡之
行數與方不同服虔左傳注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伏
生所寫今文尚書酒誥每簡二十五字召誥每簡二十
二字鄭康成尚書注每簡三十字是簡之字數與方不
同版大而簡小葉說非也然又有不可不知者聘禮記
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蓋方雖大于策
惟其大而能容輒止用一版故字數限于不及百策則

編連不拘多少故字數亦無限反可多書也曲禮正義
言百字以上用方版書之與聘禮記違反非也若謂大
事書版小事書簡則可不拘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
南史執簡以往此何等大事而書于簡蓋因所書只五
字用簡已足也

蛾術編卷六十一終

蛾術編卷六十二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物二

睨皖絲蠻

詩凱風云睨皖黃鳥毛傳睨皖好兒鄭箋睨皖以興顏色此與下文載好其音原非一意而朱子改為清和圓轉之意絲蠻云絲蠻黃鳥毛傳絲蠻小鳥兒而朱子改為鳥聲與大學注同祇因黃鳥一物以音著美遂率意揣測取古訓盡改之恐太專輒

鶴壽案說文云睨目出兒改工記云深其爪出

其目是睨字之義也韓詩云簡簡黃鳥則毛詩或本作
 睨與睨字說文所無而于毛詩則三見凱風既訓為
 好兒矣杜云有睨其實傳云實兒大東云睨彼牽牛
 傳云明星兒蓋皆以兒言而不以聲言也但古本睨皆
 作睨據杜釋文云字從白或從目邊非則知杜古
 本有睨其實也據廣韻云睨明星也睨大目也則知
 大東古本作睨彼牽牛也然則凱風古本亦必作睨
 黃鳥可知矣今本作睨者或因上文睨字從目邊則下
 文睨字疑亦當從目邊或見睨字說文訓目出兒睨字
 廣韻復訓大目也以類相連故從而改之與睨字又有
 從日者則更謬漢盧江郡睨縣俗本地理志郡國志俱
 從日作睨通典則作睨集韻類篇皆云睨地名在舒

鴟鴞

詩毛傳鴟鴞鴟鴞也此釋鳥文彼舍人注云鴟鴞一名
 鷓鴣揚雄方言桑飛自關而東謂之鷓鴣自關而西謂
 之桑飛或謂之韞雀陸璣詩疏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

共如錐取茅莠為窠以麻紮之如刺韞然縣著樹枝或
 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鷓鴣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
 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韞雀
 或曰巧女觀此諸說鴟鴞乃小鳥之善為巢者故周公
 託以為言此鳥名鴟鴞與單名鴟單名鴟者皆非一類
 釋鳥于鴟鴞之下繼以茅鴟怪鴟梟鴟茅鴟似鷹而白
 怪鴟即鴟鴞梟鴟即土梟郭璞因鴟鴞與此三種其文
 相連其名偶近注云鴟類其實則非類故邗昂于彼疏
 辨之云鴟鴞鷓鴣先儒皆以為今之巧婦郭云鴟類又
 注方言云鴟鴞鴟屬則非小雀矣與先儒異也此疏頗

能正郭之失小志云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云桃蟲
鷓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鷓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
鷓惡聲之鳥釋鳥云桃蟲鷓郭璞云桃雀也俗名巧婦
陸璣疏云今鷓鷃是也微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爲鷓題
肩是鷹乃鷓類此鳥所化故箋云鷓之所爲鳥題肩也
此鳥本非鷓箋或曰鷓云云聊附異聞鄭本不以此爲
正解至鷓鷃鷓鷃則與此更無涉祇因此鳥與鷓鷃皆
別名巧婦詩疏遂妄牽方言桑飛韞雀等文此穎達之
誤也若朱子詩傳云鷓鷃鷓鷃惡鳥攫鳥子而食蔡沈
遂云鷓鷃惡鳥以其破巢毀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

室此則其謬不可勝言矣鷓鷃卽單名鷓者墓門云有
鷓萃止泮水云翩彼飛鷓傳箋皆云惡聲之鳥不云惡
鳥陸璣云鷓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入人家凶賈誼
所賦鷓鳥是此二詩所詠皆取聲惡非性惡卽釋鳥所
謂怪鷓者惟梟鷓一名土梟者乃食母之鳥此爲最惡
又別爲一類然則鷓與土梟已自不同故羅願爾雅翼
亦以鷓鷃爲二至于破巢毀卵攫鳥子而食之惡鳥加
之桃蟲所化之鷹鷂及食母之土梟皆可也若以目怪
鷓已覺誣矣今鷓鷃則不過小鳥之善爲巢者旣非性
惡并非聲惡乃橫題以惡鳥之名強坐以破巢毀卵之

罪得毋寃甚本詩篇首重言鷓鴣箋云將述其意之所
 欲言丁寧之也此詩人語而朱子蔡沈通以為鳥言既
 取我子以下本代鷓鴣言而朱蔡反以為他鳥斥鷃
 之惡其擅更訓詁文義違反至此鶴壽案鷓鴣是一種
 既分釋之陸璣又分疏之本兩不相涉鷓鴣有寧鳩桑
 飛工爵過羸女匠機爵巧婦巧女諸名荀子勸學篇南
 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若
 風至若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此段與
 陸璣取茅秀為窠說相似則鷓鴣一名鷓亦曰鷓鴣雖有
 十名而非桃蟲也桃蟲即桃雀一名鷓亦曰鷓鴣又作
 鷓鴣其鳴名艾而非鷓鴣也自郭璞注爾雅云桃蟲俗
 名巧婦注方言云桑飛即鷓鴣也今亦名為巧婦于是
 廣雅云鷓鴣寧鳩果羸桑飛女鷓工雀也遂并二種為
 一種矣又詩周頌疏云箋言鷓鴣之所為鳥題肩也或曰
 鷓皆惡聲之鳥案月令季冬征鳥屬注云征鳥題肩齊
 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鷓不類

鷓是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阮氏
 毛詩注疏校勘記云鷓當作鷓鴣與鷹一類詩箋與月
 令注正同蓋有鷓誤為鷓之本而淺人乃妄增皆惡聲
 之鳥五字耳今案朱子以鷓鴣為鷓鴣其誤蓋亦因此
 但鷓鴣單名鷓鴣又名鷓鴣周禮若族氏注
 云天鳥鷓鴣廣雅云肥鷓鴣鷓鴣怪鷓鴣也

鷓鴣

詩鷓鴣毛傳以為義獸疏引鄭志荅張逸問傳云白虎
 黑文禮記射義云樂官備何謂荅曰白虎黑文周史王
 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犯言多賢也歐陽修詩本義以
 鷓鴣為掌苑囿之官如水虞澤虞之類以此解官備鑿
 空妄譚也鶴壽案六韜言文王拘于羑里散宜生得鷓
 怪獸尾倍其身名之曰虞山海經作鷓吾此即毛傳所
 本也然魯詩云梁鷓古天子圖名賈誼新書云鷓者文

王國名虞者固之司獸則不作獸名解歐陽氏據此以
 為國君順時政于騶園其虞官乃翼驅五田豕以侍射
 君有仁心惟一發而已陳氏又據射義天子以騶虞為
 節樂官備也之文以為虞官之明證嚴氏又據月令季
 秋田獵命僕及七騶成駕左傳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
 御六騶屬馬孟子招虞人以旌之文以騶為騶御虞為
 虞人騶御虞人皆不之人則官備可知今案賈誼以騶
 為園名本于魯詩以虞為官名當即本于國語之水虞
 周官之澤虞歐陽氏因之並非鑿空無據惟嚴華
 谷謂騶即騶御似與新書不合然亦不為無本

古無騎馬事

古無騎馬之事周易繫辭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
 下蓋取諸隨牛馬皆以駕車不以騎也詩絲篇古公亶
 父來朝走馬無知者輒疑古公跨馬而行豈知三代以
 上馬只用以駕車所謂走馬仍指駕車若論語赤之適

齊也乘肥馬孟之反策其馬時文家俱說成騎字如趙

熊詔康熙己丑進士孟子好馳馬試劔題文純作騎馬

解若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

止或五十步而後止既曳兵而走及百步五十步云云

分明是指步卒黃陶菴先生棄甲三句題文韜絕不能

收馬逸不能止驂絰不能前等語忽而說成車戰忽而

說成騎兵矣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始有騎兵見戰國策

說文馬部騎字注跨馬也駕字注馬在軛中古但有馬

在軛中而已成二年春秋季孫行父帥師會晉卻克及

齊侯戰于鞞說文革部鞞字注馬鞍具也古恐無馬鞍

具此字只當作安疑後人改惟左傳昭二十五年左師
 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杜預注欲與公俱輕歸釋文乘騎
 也正義古馬駕車不單騎六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
 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禮記漢世書經
 典無騎字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
 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竊謂左師展因昭公伐季平
 子被逐欲與公乘馬而歸似是騎但孟子尚無騎事何
 得昭公已有古乘字只是駕車以行杜預劉炫皆當抹
 撥蘇秦所謂騎萬匹者則趙時恐已有騎鶴壽案陸農
 師謂黃帝以
 車戰蚩尤以騎戰其說未可信王伯厚謂古者戰陳士
 卒必與車乘相麗雖升陲入隧山澗稠阻非車所能用

其必籍卒以濟而未嘗不屬于車乘武王革車三百兩
 虎賁三百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別有虎賁
 之士也乃六韜均兵分車步騎各有屬險戰之法十車
 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夫險形
 豈有相似者乃與平地一概區裁已是虛譚易戰一車
 當步卒八十一騎當步卒八人一車當十騎險戰一
 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一車當六騎夫車
 步騎相當得執者勝安有定形不然車之所躁騎之所
 馳何止當幾人而已徒以易險兩字對相裁減不待知
 兵者知其謬也戰騎出匈奴管子稱騎寇始服專指北
 狄唐太宗謂蕃兵唯勁馬奔衝者六國時燕趙邊朝始
 用之秦遂有騎卒將曹操始為戰騎陷騎遊騎之法且
 云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此書論戰騎翼其兩
 旁掩其前後全是後代裏陳拐子馬事非古法也司馬
 法孫子無騎戰吳起為魏武侯戰以車五百乘騎三千
 匹而破秦五十萬眾其書六篇往往皆有騎戰蘇秦說
 六國于燕言騎六千匹于趙楚言騎萬匹于魏言騎五
 千匹張儀說韓言秦騎萬匹趙變胡服招騎射此皆戰
 國用騎戰之證今六韜言騎戰決非太公所作今案吳
 起在孟子前則孟子時已有騎戰矣周禮大司馬帥師

執提鄭司農曰馬上鼓賈公彥曰先鄭據當時已有單
 騎舉以况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然周初雖
 無之而春秋時已有之故齊魯相遇以鞍為几韓非子
 云秦穆公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
 耳入于晉則魯昭公以前早已有騎卒矣左
 師展將以公乘馬劉炫以為單騎不為無據

城門之軌

孟子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趙岐但云先代樂器後王
 皆用之禹在文王前千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譬若
 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
 然乎此章本難解依趙注說已足廢趙注而用豐氏云
 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軌
 車皆由之故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

力豐添出城中之涂一層將日久二字勉強嵌入試思
 城門與城中竝起一時安得將日久單砌在城門上邪
 此章原不必說到城中朱子之從豐非也鶴壽案城門
 之軌明是對
經涂環涂野涂之軌言之雖竝起一時而聚行一
 處與散行各處自然不同先生所駁殊不可解

婁豬

定十四年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緹杜注婁豬求
 子豬以喻南子艾緹喻宋朝艾老也釋文云緹杜豕史
 記秦本紀會稽刻石曰夫為寄緹殺之無罪婁豬盍求
 杜者杜云求子非此節疏已有疑但疏家之體不便駁
 注故為隱躍之詞

龜四體

禮記中庸動乎四體鄭注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上文禎祥妖孽著龜皆至誠之依此而得前知者筮短龜長古者龜重于著故抽出言之而鄭注于此上先云可以前知者天不欺至誠也其文義顯然朱子忽改古義而以為人之四體云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而又云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愚謂朱子生平只將己心懸空揣摩被他摸著一箇理疾忙一把擒住或稱為天理或稱為義理橫放在胸中憑天下千事萬事來總把此一箇理應付去卻又

不肯單靠己心靠同代之前輩四五人證明即將此去讀天下書皆執此理去剖斷今此禎祥妖孽著龜何關理事皆吉凶之兆託物以著者豈如高卑俯仰于理上有一定準則我可以自己作主者乎自朱子勅此解人共嘆其精確讀至鄭注非駭為怪則嗤而笑豈知龜法久亾而四體之占尚具詳周禮春官太卜說不可誣也

菊

菊字相似者有三見說文艸部一菊二鞠三鞠菊字注

鶴壽案天下一事一物莫不有理在其中木之有文也是其理也即以龜言之其吉凶之見于四體者無非理也無理則吉凶亦不見矣先生謂禎祥妖孽著龜何關理事分事物與理為二恐非

大菊遠來从艸菊聲此非九月黃華甚明而俗謬以當之蓋因同一居六切又貪文省故移而用之至鞠字注則云日精也似秋華从艸鞠省聲鞠字注則云治牆也从艸鞠聲三字皆居六切大徐皆無發明小徐于菊字亦無說于鞠字則云案本草鞠即九月黃華者一名女精一名女芻于鞠字則云案本草菊有十名不言治牆爾雅注即今之秋華此二條甚妙蓋秋華是鞠之別名鞠鞠二者相似而實不同小徐兩言本艸皆隨俗作草至菊有十名云云亦隨俗以菊為鞠不復辨但玩其說則鞠的係九月黃華陶潛所詠無疑此華中極佳之品

且可入藥供服餌無如舉世皆譌為菊難以改更要之其本為鞠省則學者不可不知至于遠來秋華既非佳品又非人閒要用略之可耳月令季秋鞠有黃華釋文鞠本又作菊九六反此的係陶潛所詠季春薦鞠衣于先帝注為將蠶求福祥鞠衣黃桑之服釋文鞠居六反如菊華也又去六反如鞠塵疏鞠衣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菊者艸名華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云黃桑之服也玩此文兩處皆當作鞠乃皆譌為鞠而釋文又隨俗作菊小學穀舛經典文字皆為後人所亂矣

鶴壽案其字从艸下菊者遠來

也其字从艸下加幸窮者華名也其字从艸下加
 革者草名也三者截然不同爾雅云大菊遠麥本草
 云瞿麥一名巨麥名醫別錄謂之大蘭陶宏景注云
 今出近道一莖生細葉花紅紫赤色可愛子頗似麥故
 名瞿麥廣雅謂之紫萸一名麥句薑今俗名洛陽花說
 文繫傳云其小而花色深者謂之石竹此非九月之華
 也說文云鞠日精也以秋華俗本誤作似秋花本草菊
 花一名節花一名日精陶宏景注云菊有兩種一種莖
 紫氣香而味甘可作羹食一種青莖而大葉作蒿艾氣
 味不堪食者名薏夏小正云九月榮鞠鞠草也鞠榮而
 樹麥時之急也月令云鞠有黃華周書時訓解云菊無
 黃華土不稼穡離騷云夕餐秋菊之落英皆假借字依
 說文當作鞠此正九月之華也爾雅云鞠治牆郭注誤
 以鞠菊為古今字故云今之秋華菊然本草及名醫別
 錄秋華有九名而無治牆丁度云治牆草名則非九月
 之華明矣先生誤據俗本說文于鞠字下作似秋華而
 于鞠字下依小徐引爾雅注即今之秋華雖明知其為
 二種而仍以為相去不甚遠豈知鞠是草名並非華名
 說文注解甚明不
 得文注解甚明不
 以郭注亂之

唐棣

歐陽氏詩本義云刪詩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
 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
 常棣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于兄弟之義故篇刪
 其章也案唐棣常棣非一物宋景文云世人多誤以常
 棣為唐棣于兄弟用之歐公之論明係杜撰常棣爾雅
 所謂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唐棣爾雅所謂移也似白楊常棣之華
 鄂不韡韡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此
 常棣也何彼穠兮唐棣之華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此唐
 棣也

綠竹

詩淇奥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毛傳云綠王芻也竹篇竹也疏引釋艸云萊王芻舍人曰萊一名王芻某氏曰萊鹿蓐也竹篇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陸璣曰綠竹一艸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奥旁生此此說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故傳依爾雅以為王芻與篇竹異也疏專黜陸說其實李巡亦謬釋文云綠爾雅作萊竹韓詩作薄云篇筑也郭璞云萊今呼白腳莎竹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說文萊字注王芻也从艸象聲詩曰萊竹猗猗薄字注水篇筑从艸从

水毒聲讀若督朱子集傳改云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淇園之竹是也攷漢溝洫志武帝自臨寘決河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朱子慣用已意改古義但訓詁當依爾雅况許慎據毛氏古文可不信乎鶴壽案綠與竹自是二草本草引孫炎曰萊蓐草也今呼為鴟腳沙郭璞注爾雅本此綠竹猗猗大學引作萊終朝采綠王逸注離騷引作萊離騷云資萊菴以盈室兮資蒺藜也菴卷菴也萊王芻也謝朓詩云霜剪江南萊此與冬生之竹無涉竹韓魯詩皆作薄李善注西京賦引韓詩作綠菴如簣毛詩作竹假借字耳本草陶宏景注云篇蓄處處有之布地而生節閉白華葉細緣人呼為篇竹煮汁飲小兒療蛇蟲又謂之篇薄離騷解篇薄與雜采今洪興祖補注引本草呼為篇竹是也此亦與冬生之竹無涉王芻與篇蓄滿地叢生有如茵褥故詩又云綠竹如簣若是冬生之竹則安得云爾乎

淮南子兵略訓云括淇衛筥籥高誘注云括箭括也淇
 衛筥籥箭之所出也梁書沈約傳郊居賦云其竹則東
 南獨秀九府擅奇不遷植于淇水豈分根于樂池淇上
 之有竹其證甚多究不可以此易爾雅詁訓鶴壽案淇
 水之旁亦
有冬生之竹詩稱籥籥竹竿以釣于淇即是證佐何必
 求證于淮南子沈約賦但不可以釋淇與之綠竹耳

護草

詩伯兮焉得護草言樹之背嚴粲詩緝曰孔氏以護訓
 為忘非草名然毛氏云護草令人忘憂是有其物也護
 本又作萱說文作憲皆从艸則為艸名無疑案嚴所詮
 甚當萱是艸本非木本朱子集傳乃云護草合歡不知

合歡是高大之樹非萱艸比集傳誤合而一之崔豹古
 今注云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風來輒解了
 不相牽綴樹之家庭使人不忿愁康種之舍前故養生
 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其為兩物明甚于京寓堂前
 有兩樹高二三文花時甚盛東坡送程建用詩空餘南
 陔意太息北堂冷趙次公注云北堂冷則念其母也詩
 云焉得護草言樹之北說者謂護即今萱草可以忘憂
 也北音背言北堂也故今謂母為萱堂又為北堂案士
 昏禮婦洗在北堂有司徹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云
 房半以北為北堂昌黎示兒詩主婦治北堂北堂婦人

所居故遂以指母要之此語沿誤自宋已然故戴埴鼠

璞嘗辨之

鶴壽案爾雅釋文引詩焉得菱草并引毛傳云菱草令人善忘阮氏毛詩注疏按勘記云

傳本作善忘故箋釋之曰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若傳已作忘憂則何煩更箋乎今本誤也護草即鹿葱

也其花懷妊婦人佩之必生男故名宜男李如圭儀禮釋官云後楮以北為室與房室在中間房在左右婦人

居于北堂而護草樹于北堂之北疏云背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也

葡萄

新唐書柳玼傳玼常述家訓戒子孫曰余舊府高公先

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馘夕食齏葡萄瓠

而已案說文艸部但有蘆菹似蕪菁無葡萄字爾雅釋艸

第十三葵蘆菹郭注温菘也菹宜為菹蘆菹蕪菁屬紫

花大根邗疏蘆菹今謂之蘿蔔是也此字韻書不收而

本艸綱目李時珍曰菘乃菜名菜菹乃根名上古謂之

蘆菹中古轉為菜菹後世譌為蘿蔔觀新唐書乃知後

世不經見之俗字皆始于唐

鶴壽案陸法言唐韻于菹字下注云蘆菹也魯人名

菹遠秦人名蘿蔔則知俗字始于唐人也周彥倫曰春

初早韭秋末晚菘菘為蕪菁之屬蕪菁即大芥也一名

葍一名須一名蕪一名蔓菁一名葍菘與菘為一類而

與蘆菹絕不相類李時珍分別言之勝于郭說多矣

王瓜非黃瓜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注云王瓜草挈也今月令

云王萑生夏小正云王萑秀未聞孰是疏云王瓜草挈

者本草文攷大戴禮夏小正四月云王萑秀逸周書時

訓解立夏之日螻蟴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而呂氏春秋孟夏之月王善生高誘注云善或作瓜瓠瓠也是月乃生若淮南子時則訓孟夏王瓜生高誘注云王瓜本草作葭契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然則高誘一人之注決不自相違葭契即草挈之異文鄭注確矣呂氏春秋因文異故亦異解淮南子注是也而道藏本乃云栝樓謬矣以淮南注繹之似今之南瓜今菜蔬中有黃瓜者花黃色青而長亦以孟夏熟按吳梅村詩詠此物而目為王瓜定是未看注疏鶴壽案王瓜是草謂草挈即葭契也一作葭契一作葭契猶玃結也玃結短名博雅云葭契狗脊也本草云葭契猶玃結也玃結短

也莖蔓堅強短小故名呂氏春秋王善生畢氏校正本作王善生據月令注云今本月令作王善生古字善與葭通用郭璞注穆天子傳云葭今善字則知古本月令作王善生也高誘以為瓠瓠乃是土瓜竝非狗脊名非草名仍舊從呂氏春秋之注而不從淮南子之注此由未知王瓜是何物故惑突耳

蒲盧

中庸夫政也者蒲盧也鄭注蒲盧螺贏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為己子政之于百姓蓋蒲盧之于桑蟲然朱子從沈括說謂蒲盧即蒲葦蓋從上文地道敏樹句生意然說文艸部蘆字注蘆葍也似蕪菁則以葭葦

為蘆似古無此語豈可更借蘆作盧而傳會以為艸之
 易生者乎此章亦見家語王肅彼注與鄭同螺贏詳毛
 詩小雅小宛爾雅釋蟲注疏及釋文皆與中庸注同列
 子天瑞篇張湛注引司馬彪莊子注亦云穉蜂細腰者
 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僕纍蒲
 盧郭璞注同楊子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
 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文苑英華載唐無名氏蒲盧
 賦以教彼他蟲變成時類為韻云究政化之所歸于蒲
 盧而可見負么膺之異族能教誨而知變韓昌黎孟東
 野失子詩細腰不自乳舉族長孤鰥韓偓詩案頭筠管

長蒲盧

彭乘墨客揮犀云螺贏之類有三銜泥巢于室
 壁者曰螺贏穴地為窠者曰螺螄巢于書卷筆
 管中者為蒲盧名既不同形狀大小亦異

惟天祐三年于兢王審知德政碑
 蒲盧泣政草樹逢春似作蒲葦解

